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 目錄

卷三十一

毛奇齡

原名姓字大可號初晴一號西河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有西河全集

快閣紀存序

一

蒼崖詩序

一

桐城左仲子暝樵詩集序

二

陸孝山詩集序

二

馮司寇見聞隨筆

三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四

琴室勒石記

四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五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六

曹大常卿別傳

七

沈七傳

八

貞烈竇孺人傳

八

趙少府墓誌銘

九

懷應聘字華阜浙江秀水人
生有源齋文集

東苑大觀集序

十一

遊西山記

十一

遊釣突泉記

十二

遊九華記

十三

遊太湖登洞庭兩山記

十四

龐壘字雪厓直隸任邱人康熙己未舉
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雪厓文集

安靜子濟南詩序

十六

半山園初集序

十六

永康刺史邊公傳

十七

霞城胡公墓誌銘

十八

周清原字雅樞號蝶園江蘇武進人康熙己未
舉博學鴻詞官工部侍郎有蓉湖集

遊雁蕩山記

二十

陳維崧字其年江蘇宜興人康熙己未舉
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湖海樓集

石汀子詩序

二十三

歷陽遺音序

二十三

王阮亭詩集序

二十四

李廷公詩序

二十四

小三吾倡和詩序

二十五

贈徐渭文序

二十六

馬羽長先生傳

二十七

邵山人潛夫傳

二十八

吳湛傳

二十九

甘京字袖園江西南豐人

正統論

三十一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一

快閣紀存序

士有所見重於世即偶然游詠世爭傳之計然有湖望諸君有柱下及如輩彈琴載酒無所定適後之人猶必按其蹟而歌詠其地此猶龍見於淵龍去而淵以名焉然而傳之者與有效矣西昌有快閣猶南昌有滕王閣也滕王不足存是閣而王勃以一序存之若快閣則有宋黃山谷先生所登臨也前時沈太常實為斯閣而先生以試宰泰和偶成一詩其後和之者日積歲累遂羣然以是閣歸之先生夫文之能重地久矣當先生吟詩時初不意後此能和之也亦既和之而祠祀碑碣記載久遠遂有輯之成書者則又不止於和之已也而惜乎闕軼不傳宣城施愚山少參分司湖西悉舉往蹟已廢者次及快閣且為修祠記書之石蕭君孟昉者邑人也賢且好義每裏所欲作因復據前書已闕者重舉義而續以新輯名快閣紀存予兩入西江三登滕王閣卒不得登所謂快閣者曩者姓羅吉州蕭君屢馳書招予度歲春浮園則其先太常公別業也即欲於是時一登快閣而雪深足寒卒不果前今其事已往矣讀快閣紀存輒浩然若登快閣者然後知予之不得登快閣不足憾也乃予則又有感矣考先生之號涪翁也以曾貶涪州也其稱山谷也則又以知舒州

而樂舒山之山谷標所慕也。乃涪江有亭名涪翁亭。舒州亦有亭不在涪江也。亦名涪翁亭。先生以愛山谷而易涪翁為山谷。今人必重翁而且標舒谷為涪翁。然則斯世之必無所已於翁也。有如此亭矣。而舒亭涪亭欲求如快閣之片言隻字而了不可得。則夫後之傳之者之大有效於前人也。獨快閣也與。

蒼崖詩序

國風以方興而自文武宣平以迄於陳靈則又以時異時有正變而方無正變。然而四始六義之說無與焉。予幼時頗喜為異人之詩。既而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則嘗以二雅正變之說為之論辨。以為正可為而變不可為。及其既也則翕然而羣歸於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又伊始矣。朝廷崇儒右文。徵天下稽古好學之士與之揚枹。然且試其文而示以式。以為時之所準者。端在乎是。宜乎詩與文之一歸於正。而乃羣然倡和。彼此牴牾。且有遜而之於變者。推其故。大抵皆惑於虞山之說。揚宋而抑明。進韓盧而卻李杜。而其間才智之士。方有先人而專揚者。其說有三。一則厭常而喜新也。一則好矯異以騁絕俗也。一則有歎乎其正而於正不足。庶幾於變有餘也。蒼崖姜生善為詩。然未嘗為詩。其為詩也。必以正。惟不為詩。故常無所厭。而為必以正。則不必絕俗。以明矯異。而獨是風雅之資。本乎性成。既不法乎正。而亦未嘗

不足以盡變嘗曰變鼓明器雅質頌作其製雖平而能精其數則合神人而和物變
不必金槽鐵撥王笙張缶之過為新聲而珍膳積食但取和滋則鵬肝能為鷄肝可
養又何必膾鮮於西海臚靈於江東而後謂之為阿衡之煎易牙之饗蓋至常之極
至變生焉是以正為變而非以變為變也是以正變為無與于四始與六義也是何
其與華亭之說相似也蒼崖與杜陵蔣先生游杜陵者華亭人也

桐城左仲子稟樵詩集序

少聞左忠毅公死瑤事恨生晚不及見忠毅會忠毅介弟於崇禎之末以御史代巡
兩浙特渡江詣臺望見御史顏面咨嗟太息指語於眾中以為此即忠毅公介弟也
况忠毅諸子曾預籍逮尤素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哉去年冬公仲子稟樵先生來
游永興距向望公介弟時已三十餘年予與先生相對各已老大然猶幸於流離未
殞之際得納履一相見惜乎去之遽也乃又距一年而貽書問訊兼寄生平所為詩
屬為序首夫先生家世氣節不藉文章即文章自命亦必出入經術期於有用不必
屑屑以危詞悅語爭英角絳乃我聞忠毅在北寺時鼎鑊刀鋸剗肌熬肉即魂夢吁
嗟未嘗少為之偃息然且含毫搦管與魏公忠節楊公忠烈周公忠介輩謳吟唱和
為七字長句融金叶石情文俱備此非故示整暇誠以意旨激越呼天搶地之嘆不

能無所發洩則反舉而寄之於詩今先生遭逢未必皆順徑也竊遲俛仰形諸浩歎亦固恆事况先生所存多歷游詩往嘗訪弟司刑公於嶺外早有南游刻卷行世而今則合諸所游為一集寄跡棲棲不廢嘯咏倘亦文章忠孝之所必及者乎先生詩氣淳而詞雄不假雕飾洋洋多負道之色而剴摯刻實則直欲抉肺腸相向無優游瞻顧可自解免蓋天性然也予不及見忠毅見忠毅之子且得見忠毅之子之所為詩幸藉一言以掛名於其間則以視三十年前渡江竊視其介弟時不可謂非今茲之厚幸也况乎後之讀其詩而興起者與

陸孝山詩集序

當予避人湖西時以滯久難安將投嶺表依故人之官韶州者而故人不欲值孝山為南雄太守招之曰來南雄亦可屆時予既已赴崇仁之招雖不果往而聞而壯之曰孝山哉夫哉既而予與其弟義山同官京師距向招予時已一十三年而孝山以補思州太守重來會京邸予每會必與義山相咨嗟謂思州難行而孝山慨然就道曰不聞王尊之過九折坂乎予揮手而別歸而歎曰夫哉孝山哉迄於今義山為東閩學士以參知軍國還田而逝而孝山竟卒於官義山所著雅坪集久已行世而孝山之子乃始持其所為詩屬予點定夫以孝山兄弟席世家之遺競讀父書各能致

身通顯以功名與文章互相爭勝而孝山復饒於憂民恤俗之辭自之官蒞治詢方
諸士而外流連今昔無非為斯民請命而即其水旱榮零吁嗟而吟歎哀於言而怒
於氣讀者知其為志切九閻情通萬里此其政治之足傳與文辭之足錄固不待言
矣特予少為詩必力排基聲先擴其所為地步者而後論裁構之法格取其高卻證
卑也氣取其壯絕蕭弱也調取其噌吰斥嚶啞也律取其渾涵而周謚去纖以弛也
意取其刻覈而旨又取其有餘慮思維之易疏而諷歎之又易竭也至若詞取其雅
韻取其和平則將使誦者不愧於口歌者不踣於響向使起田更而者三豎則學士
必口應道株離而講五均之法則工歌者必張口而不能聞夫人而知之矣乃不學
之徒厭常喜新一變而為京師叫賣之音村言市詞動以褻嫚相往來而既而厭之
就其形之奔奮者而拭其屑拂其眉宇易如山如河之貌而假以修容即其言之讓
讓者而巧之俊之改黃鐘而為瓦釜何其細也今夫生世為丈夫必當有昂藏七尺
之概行乎其間故相如追琢揚雄纂組猶以為壯夫不為而况研衣膠鬻收貨郎把
翫以為寶秘似非士君子所宜為者而以視孝山則正當累變之際乃獨堂堂坦坦
直抒其所言而不詭不隨皇然為正始之音其調之高而氣之博雄沈廣大詞雖簡
而意甚長其浩然自得為何如者夫不為時務夫也自抒所言而高明爽闊昂然自

立於天地之間。又夫也。若孝山者。豈非文章政事大丈夫哉。嗟夫。孝山與余年不相上下。而余以崦嵫未入。猶覩然。敘其所為詩。而特是齒衰意耗。四顧蒼茫。孝山能招余。而余於蒼衰之後。距孝山死時。又若干年。即欲向西南荒徼。作招魂之詞。而不得也。冥冥之中。吾負此良友久矣。孝山諸子。皆相繼有文章名。故既敘其詩。而并為告之。

馮司寇見聞隨筆序

見聞隨筆者。司寇馮先生所著書也。一名兩渠傳。大抵紀閩獻始末。自起迄。以為凡有國者所鑒戒。而二賊分列。較尤詳於獻賊入蜀。暨夔東割據以後。蓋是時神州陸沈。天下之能言其事者。寡矣。會

天子開館。修前代史書。詔徵獻賢所記識者。在京朝大小。了無一應。獨先生所著。哀然捆載。為一時所未有。夫西南之變。亂極矣。自茶陵喪師。暨叢叢失守。嶺南萬里。喋血者數十年。而先生歷仕適當其地。由推官以至巡撫。中間所歷。瀾滄路眩。山川風物。傍及古今。興喪得失之故。無不撫其前聞。而驗所近見。即記載附會。必從考覈。辨定。以取傳信。故先生之書。其為前史所取資者。叢薈無算。而是書其一也。予承乏史職。闕題給札。適得土司盜賊諸傳。因獲盡讀先生所著書。知先生留心國事。所在詳審。諸凡廟算。曲直戎律。修短地勢。平陂技擊。疏覈征繕。堅險傳發。紆促軒軒。乎操若

指掌至若野稗之記舛評騰之偏頗抑何其考析不憚煩也。自漢唐迄明代有盜賊初不過販鹽撒豆呼狐盜驢如刁子都瓜田係許生呂母以逮青精白驃長垣冤句之輩。究至竊地僭號貽禍數世亦云已劇。然未有球喪人國痛毒萬姓操捕血肉屠殞胎卵如禽獮草雉焚山竭澤似此甚者。此本循蜚以來一大混沌而巖廊之策闡帥失制一切簡稽措挺號矢撓奮不早為撲滅坐致此極而中外大小合一時八比之士。且暮以門戶齟齬信信嗷嗷以至於敗亡而徒使有志君子把筆流連咨嗟感歎而究無如之何也。後之讀之者可以觀矣。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予游息聞息丞名懷刺入縣門求所謂丞廳事者無有也。市之東僦居喧卑門僅容馬馬首接於庭不能旋撤所憑案下饌饗審既而娛之以博摘投擲之具園方雜遝即又撤所下饌去他日又過之則不然或移饌置榻前揖讓飲食他日又過之則又不然或拉登馬遍飲諸名士往來家日一易其處如是者累月而罷先是丞本有廳事在縣堂東歲久就地丞具狀願復向所謂廳事者郡已下其狀顧視諸帑藏無贏官錢賦民錢又不可遂寢其狀會廷議析海澄軍由七閩以還屯之汝南南陽間任地租軍官給房與居乃樹垣板棧陶土范井丞請為監工思欲以此時錄其餘材庶

幾復廳事於舊址中卒不可得庚戌秋予再遊汝南息名士曹子鑄王子復旦各遺書來請為丞作廳事詎予喜曰丞已得復有廳事乎是何月日何籍而得有此在何所則索其所復狀越五日復遺書曰噫乎是即向所謂撤案下饌者也即所謂恆使食者也今夫有道之長出而休於樹此偶然耳人之謂斯樹也者一若為之終居之曰此公舍也且夫人登山四顧悄然傷於心初非有擇乎其地而後之望其山者仰淚雨面以為此公之所遊之山况處其中有年乎丞愛民也切與民日嬉遊於廡慕士也篤與士日吟詠於房好賓客也摯與賓客日飲饌於其中而不可忘丞之德在心丞之風流在此堂也丞雖去猶或將祠丞於此而謂非丞之廳事不可也且丞亦何事之有向之丞無所不承今之丞承糧而已向之丞承糧而親糧今之丞承糧而不親糧然則丞至今日雖有廳亦無廳事者則即無廳事而或謂之有廳事甯或過乎且將以此風乎後之有廳事者也予曰然請記之石嵌於壁君夏姓名榮字廣泰浙之東嘉人也由司理左補為令官性好飲工詩所著有前後蓮渚詩集曾攝令上蔡上蔡人德之為勒石

琴室勒石記

松高多穴居者土填不石鑿土而橫穿之宛轉連空如堂如房就其橫際而數以光

明俗名土龍是也。顧其傍不藉瓴甃。崖覆上薄。裁尺許耳。上有鋤植而下無椽。承居之者鮮疵癘。馬崇禎壬午。土賊李濟宇拒闕於洛。據少室南名御寨者。而誘殺少室。傳遍發松高左右冢宅。遂於同泰北發得二穴。相連如環。中無秘器。表裏側拆。合以埏埴。門石刻琴室二字。然實無琴也。相傳賊於室中得銅盎二。一實開元天寶銅錢五枚。而一貯淺水。撓之無物。遽捨之。去康熙四年。潁州戴尊師經久居松陽。得是穴而移就之。僂啓一牖。以當長松。引小水到門。設几闢竈。斲二石琴藏其中。予游少室。遇尊師於少林後院。因邀予過室。使誌其事。予請水經注載潁上葛陵北有楚王瑟城。瑟者琴也。楚人謂冢為琴。而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即臯陶冢也。則意室之名為琴。或室本近冢。如古者墓樓者。與抑亦有象於冢者。而為之名也。經曰。夫既名琴。則因而藏琴。何過焉。乃命經鼓琴。姓為詞。詞曰。

穴乎吟者。有石其音。泠泠乎翳戴遠之琴。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萊陽兩姜公既已建祠於虎邱。其明年開府宋公從學者之請。復立兩公之父忠肅公祠於祠右。蓋推所出也。先是兩公之祀中丞湯公實王之。以為自殺廷諍得罪。成宣州乃甫出都。而國亡。宣州亂未達也。不得已退居吳中。而其弟貞文。即又以黨人

難發亡命於句章章安之間歸而謀其兄奉母來吳因之授生徒講學學者思之歿而祀其弟宜也若忠肅者見危授命然故萊人也足不出城市生平未嘗來吳然且前朝恤典既賜祠祀而乃復俎豆於此吾亦疑之間嘗緬想當日貞毅下詔獄瀆死旦夕而忠肅以城亡不誣閹門殉難者二十餘人方是時臺省文章請釋貞毅歸奔喪而貞文上書乞以身代獄使兄得東歸一拾骸骨而朝廷未之許也其後貞毅以杖戍分無還理而貞文即復以故鄉難居奉母居此夫生死之際人所難堪况一門罹難以瘡痍萃械之身復相就道而家之血肉漫漶清草涂地者且不能歸一省視猶且國亡君喪不得效季生反命之哭埋骨戍所推其情豈不欲首邱哉自詔獄聞訃以迄於死豈不念父哉即貞文豈不欲偕兄歸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不可以歸者或可以來不得已而不能以一見父者父或可以使之見則夫崇祀於此夫亦所以慰兩公之心歟且夫至德亦難繼矣人第知兩公大節皦皦在人而不知忠肅寔有以啓之從來節烈之氣充塞天下之為河嶽而上之為日與星凡有血氣皆得而瞻之事之夫忠肅豈萊之人哉祀於萊祀於吳雖祀於天下可也康熙二十四年祠成越三年貞毅之仲子疏所載事而屬為之記記曰公諱瀉里諡忠肅萊陽人以崇禎十六年清師破城死是年登萊巡撫曾化龍疏於朝贈光祿寺卿賜祭

葬賜祠。兩姜公者公之子。一禮科給事中。塚一行人塚也。公尚有二子。幼者從公死。長者被創後亦死。乃為詞曰。
維四嶽寔封齊。族世行大於萊。公之生以嶽基。亦曰宿當張箕砥。忠孝傳禮詩。有經教無贏遺。仲子廉作諫。司碑首血塗龍墀。以為懸將死之弟。大行觸蛇蛇名已列。奸黨碑天地裂。梁棟頽公秉節。值數奇城既破。焚不支。口織銜胸刃割家嗜死二十餘。為鬼雄真人師。司諫成宣州治。搶厚土板長離。徒招魂將焉歸。嗟有弟奉母馳同授。學東武陸身葬成。魂祀斯推所自為公祠。以教李。并立義瞻仰間深人思。陳脩者厲明。彞風此世垂後來。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何公治郡之明年。民愛之。僉曰。何公愛予。夫子所不得於天地父母者。而得之於公。如潦之下澤。如徂暑之啓向。如勞者之就息於桓東林樾之間。渴之趨水。提抱者之於煦。嫗蟻蠻蠶。蠶之於蠶。然以渾於是。天有愆時。曰公能回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慰之。國家兵刑留後。錄敘征克。馬牛豕豷。之曰。清於其境。曰公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遭大故。將去。越田父輟耒。工估罷市。肆女下機。織讀者散編。摘而卻術。序車趨督撫。號既請留。自會城沂江。匍匐金衛。戈戟之間。督撫憐之。簡古四制。獲門外之治。

斷義以權且郡方用兵得做三代弁冕服金革道事而公故辭之而不受也於是
 民愛益切謀祀公義愛舊祠貌公像而勒版其側夫為民師率無過守令顧令親而
 守尊故居高遠朕俯而摘發唯神采激越是尚而從來吏治循良必推兩漢以彼其
 時凡英君偉輔盈廷卓犖何難取為吏而矜張之而咨嗟獎勸一則曰長者再則曰
 長者哉誠以吏在親民慈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要也公治本至誠其愛民一如己
 子興實利去實害剔惡情隱煦煦然無訶斥擊斷有懷靡弗得白使緩上之其引譬
 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甯告戒即弗悟不忍遽絕其愛民如此此豈古之所稱長者
 非與夫公實愛民而民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其臨大事忼慨不回其御疆兵驚吏必
 振掣不少借下至會美緝算城梁館解郵置坊築諸妄璣屑必不容干以非分以惠
 愛若此嚴毅若彼世所傳勸農興學簡訟卹獄戢兵弭盜招流贖囚卻練辭肉皆公
 之緒事而非所記也按吾郡循吏自漢劉公後在宋推范文正公故祠名愛義實愛
 祀二公而民以為義今且得我公而參之嘗數守令勒銘多用民謨而我聞在昔以
 閩臣二十人分典大郡宜無所不得於民而其後還閩惟二人政績得記之石然則
 貞珉之未易冒矣公諱源濟淮安人由建甯府別乘入艱值甌閩兵燹遂留京改為
 今官嘗謂公曰親君免亂痛父去職此忠孝兩全之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為頌

頌曰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爲於赫我公遠用嗣興若耶之水倍爲清冷
涖郡無幾愛如所生耿純卻任山公直情銘勒有盡義愛未央庶幾永祀以昭德馨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予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爲媿交陳君爲之傳傳者
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則傳置可已且曹君舊有聲其號秋水名惟才人能稱之
其以第一人舉於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歷兵禮二垣給諫進太常卿人皆能指之
其仁於先和於閭閻勤於供官而竭蹶於國家多故間也人又能數之道之然則何
傳乎傳其軼事君之初仕時以泉州司理攝漳州也漳故多寇而君以泉州理來咸
望君且郡闕兵備寇之將至嘗佔守未備以乘其隙君出儼事問服鄙袒衣偃仰四
顧而命課夫漳之儒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竊笑且有怪之者乃益復召他郡他郡
亦應之當是之時太宗伯黃公道周適鄉居講學芝山君復服鄙袒覆以深衣專隸
詣講所坐諸儒生進其無而環坐以聽既復往者榕壇問業黃公深許之且贈言曰
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馨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重如此於是此漳
之人怪之者咸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棄去及其久始無笑者而寇竟以是

偉復不前及其去漳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於是復有寇居民相驚議事者謂泉州閩衝也非司理君不可於是檄司理趣命駕返泉州或進曰司理君儒者講之山者也恐不足當寇或乃因而阻之且竊言曰天下事豈得數數倖矣君返日坐廳事按簿書若無知者悉禁諸譁言陰為扞振而寇且登岸有來探者故疏其坊階令之入入城晏如故窺廳事簿書蒯隸如故乃曰哱此易與耳於是賊稍縱漸因居民之為內應者散伏焉將乘隙而舉以入君乃令黠者陰伺之已得其處閱日令假為賊藏甲所忽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所應有賊也皆相顧愕偵之返曰然又令藏乙所復曰乙所賊當獲衆皆笑頃之則捷而獲者立庭下於是皆相視不知所為以為司理君儒者言事且中而君次日急召諸衆曰賊今日當敗可擒矣蓋與我出城則衆皆伏地曰諾如公言夜半薄賊營縛其渠泉州平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為司理君儒者講之山者也能縛賊預識善敗儼若鬼神者若有物依之能預人禍福事者而於是咸服之曰司理君神

齊于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者將以定人之擾也而擾之是擾者也官人者我將有以官之而使人官我則不官也故其為官如所言嘗憶黃公游會稽與郡司理葉亭陳公多道君事君為諫官值國亂及其後始以太常卿治軍閩故多海寇在漳與泉

州尤甚人無敢任其地者是故嘗之而君之仕闕最久君嘗曰寇濬者劉杲寇杲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傳不得其名字

沈七傳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於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以國亂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承興以東畫泚土為壘自西連戍七常為相視其間卒厭其柢極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為而視諸所為不道又不善用奇詁素不復顧讀書漁林間鍵門遍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仲光城東毛姓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為四友時七念姓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之塘相去五十里即欲取道往之塘中道而雨隱麻中七搯牲手拊其首長歎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也略豁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既而鄉中不可居復居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二十一史以板朽不能復購他本乃手畫其板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寢而七不以為苦以為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為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大故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血塊而軟不可卒破遇錢塘醫者

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己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尺寸。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燥。性緘口好為微辭。尤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為預已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為七負才不得用。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為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遺其僕寄予。時來蕃在坐共誦之。蕃愀然曰。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為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塘。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為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歎曰。嗟乎。人生有命。胡為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貞烈竇孺人傳

明詔賜特祠宗祀貞烈竇孺人。存餘姚。姜工部榮側室也。名妙善。又名妙惠。世居京師崇文坊。年十五歸工部公。工部公舉宏治壬子鄉試。與同邑王公文成。孫公忠烈同見舉。有名稱三君。壬戌成進士。授鳳陽五河縣知縣。稍遷工部主事。以劾逆瑾徙

興化府通判尋改瑞州攝府事。正德四年江西盜起南贛賊執參政挾靖安華林東鄉饒南諸賊並起為亂而華林賊陳福一最驍寇瑞州瑞故疲僻又府縣不得設兵備公既攝府事躬率捕削潛出城將制其險賊驟入執孺人倪暨婢等使告公所時貞烈在別室急衣孺人衣來前語賊曰吾為官人妻尚不知官處所指孺人倪曰此婢也焉從知之賊見貞烈美且衣異固已疑為孺人及聞其稱官人妻信之遂釋孺人倪而與貞烈貞烈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與吾將安之可已則已不可已願得吾從人同行私願所驅隸中有盛豹者高安人素以愿聞遂指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我賊許之先是賊入時貞烈衣孺人衣訖念公所兼攝太守印留置卧間復入搜得之而投之官池至是呼豹前使近與初語他語少聞曰噤吾所以呼汝來者為太守印在官池官未知汝能歸告之官乎吾即死官豈無以報之豹以齒啣指遂縱之歸時至花陽鄉有塲度豹行遠乃言曰吾以丐請君吾口焦不可能啣假使前途有井者吾思飲焉既而果有井在道傍貞烈已下車賊伺貞烈意見貞烈下爭為之縛貞烈從容勞之既而前若持綆者持綆躡身而入賊驚救不得悔且恨填井以礮既而公入保遇盛豹歸告印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右副都御史俞諫調廣西兵殺賊公隨至花塲於是起貞烈井中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鄺璠高安縣知縣翁素等上其事

詔旌貞烈。敕春秋祀祠。其祠有二。一在城南迎恩門。一在花塢橋。各置祀田。而城東之祠則配祀高安婦。死賊者曰塞口熊氏女。貴貞曰新陂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王亮妻。殷妙慶曰雲岡。况太學。慶妻曰庾足貞。曰坡山朱應。恢妻曰陵上黃。暉妻章氏。曰港西朱治一妻。梁雁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氏曰社山朱丑四妻。熊以桂。凡十人。後賊尚猖獗。南昌知府李承勳同按察使王秩誘殺華林賊。逮文成王公以都御史撫南。勸之賊平。

毛姓曰。江西羣盜起。而荆揚以震。由前觀之。猶崇禎之寇也。雖野火燎原。究至撲滅。然勢亦危矣。嚮使進討者稍能如貞烈之從容警敏。設機變於俄頃之內。則制勝倉猝又何至參政被執。副使受害。有如此甚也。夫閨房致身。自昔所難。矧貞烈智濟其難。易衣在前。擇人以早。保主完符。宛如素定。難乎哉。難乎哉。公與文成同邑。同舉。同勳。中貴。又同官斯地。而公以兵柄未歸。且賊之驟起。瑞富首惡。遂不得與文成同其功名。亦遇也夫。

趙少府墓誌銘

山陰趙少府曾於崇禎十七年筮仕成都之郫縣。而驟死於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成郫守冀君修成都志。檄州縣父老有能言二十年前死賊事者。將薦於臺。而久而

不應無何他邑籍稱少府曾死賊成都舊民無在者鄉又最薄城中屠且盡間或
僦居自外來結竹和比屋不滿三戶不能徵其事且微聞少府死於灌而不死於鄉
不解其故既而其子麒從成都還謂曾寬父於鄉不得既而之灌有向應泰者鄉人
也故為灌堰夫遇麒與語驚曰君趙少府子耶少府官於鄉鄉有都江都江者粉江
也粉江之水可以注錦江而灌蜀田而其堰在灌少府者司堰者也少府甫受事即
以司堰故入灌而獻賊適至曾之降不誠因射死而沈之於江今堰傍有安家口則
少府死所也麒乃走堰求父屍不得號咷招魂以衣衷之取堰傍土塊而納諸懷而
冀君者則先為之記且載之通志以表其事今志所稱趙嘉煒以知縣事死賊是
也予官京師其子貽狀來予竊讀之惻然曰獻賊將破蜀中丞龍文光設守遣將劉
佳引出戰而敗時城濠枯賊謀渡濠薄城下文光預遣人決都江大堰使之注錦江
以益濠水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所為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豈即其時
之決堰以益濠者與吾聞忠臣在天其靈爽足以自著故蒸蒿上海皎若靈燿雖其
事已久而昭昭耳目終不可掩縱或同時並事漸滅殆盡而終有人焉為之紀其文
而覈其實而遲久愈烈原不必過為尋求展轉曲發而後人得而知之乃予方奉
詔纂修搞前代忠烈入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衣懷堰傍之土而瘞之且已礪石

將樹之墓門而謁予以銘也予乃發史冊書於端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之
勃也又繼之中丞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斗華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
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吳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月日成都志第記其事而冀君作
記有曰八月三日春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十月五日抵成都
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佳引戰敗之後則實惟七日故都已破國
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溉地耳目樛絕未能於影蓋言湮之後考月日而為之記之
得毋忠臣靈爽必遲久益烈者與少府諱嘉燦字景惠其先世宋理宗後所謂福王
與芮子者世居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經歷母陳太君同之官生一子即少
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成都郫縣主簿志稱知縣亦無考銘曰
是何所有而碣以斯夫亦安所有而可不係之以其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
於是乎惠

東兗大觀集序

懷應聘

禹貢載兗州當黃河入海之衝其地卑溼其土瘠薄不饒於財賦至周而人文之盛獨鍾於兗生至聖孔子而聖門高弟如顏氏曾氏冉氏仲氏閔氏公西氏澹臺氏南宮氏商氏樊氏不可枚舉皆生於兗人文甲天下至漢而猶有高堂生能習禮以廣其傳嗣是而名臣賢相節義文章自兩漢歷三國六朝以迄唐宋何代無之意者薄於財賦故獨厚於人才理或然也然人之生於東兗者得親聖人之墳墓里居沐浴其風聲教澤其自命當必不苟人之仕宦於東兗者得臨聖人所教育之地觀其人士才分氣質之樸雅名賢後裔之傳為風規發為文采則其待諸文士也亦必無苟且之意然後上下相與有成也儂庵李公以進士擢詞林入部曹分符出牧任監司於東兗監司古連帥之職管軍民官吏所以振風紀而肅下僚備非常而察奸宄者也其於人文或不甚急然而古人謂諫無專官余謂作人之事亦無專職苟有志於斯文而力能為之者皆可以鼓勵而興起之公職雖監司而以作新人才為志甫之任即觀風兩郡所拔皆知名積學之士因而季有誦俾皆懽欣鼓舞於講道論德之中以名節相矜尚以學問相切磨激勸所至能使文日加而工才日加而盛又恐褒稱有盡虛美無傳於是取東兗人文之刻而龜蒙見釋之士為之翻然一新

真山左之大觀也。此豈以苟且之念泛泛然曰吾好士也哉。大凡天地靈異之氣不鍾於人則鍾於物。故其鍾為珠玉結為金石動為奇禽異獸齒革羽毛植為名材良木靈草嘉禾者皆是也。東克無一焉而挺生聖賢以文教為萬世師。古今言人文者必以東魯為稱首而僂庵為之振育其才而不虛東魯之一仕也。豈非上下相與以有成耶。甲子春余便道過沂進謁公款留旬日適茲集成書公曰吾子為東南名士心交久矣請一言以弁其首。余嘉公之誠不敢辭而為之序。

遊西山記

西山於天下名山為最勝。余少時讀王辰玉遊西山記謂西山景物與西湖相彷彿心嚮慕久之。乙未秋余滯迹都門吳梅村先生招飲為余言燕京諸刹西山為最。從長松巨柏中極望金碧輝煌樓觀高聳土木壯麗甲天下。縹流雲集鐘鼓香燈之盛。士女絡繹登覽瞻禮日無虛晷。真宇內一大觀。余聞喜甚訂友偕往。忽有戒心遂山。癸卯春余北上赴試日夕遙望西山一帶蒼莽鬱蔥與勃勃輒欲御風而往。子孟夏之。日假友人騎同放生池僧蓮生遊西山出阜成門時天氣久晴風塵蔽空少息道左僧念復策騎從亂山中馳二十里至承恩寺寺門高敞殿宇巍煥因山作壘牆若堅城登樓一望諸山盡在目前矣。寺僧言萬歷御駕嘗幸此山向存龍座等物鼎革後

乃滅迹。是晚即宿寺東精舍。月光皎潔。樹影參差。與蓮生談佛事。頗有會心。次早走十餘里。馬足依山高下。路甚崎嶇。暫憩圓炤庵。又行五六里。始達戒壇殿。前有二松。古勁夭矯。不知何代神物。俯視石級中寸寸坳陷。上見浮圖如醉樓臺。平地莊嚴之佛相。雄猛之戒神。倒置地上。僧衆俱星散。唐宋以來千年古蹟。無一存者。太息而出。行里許。渡渾河水橋。投一村肆索茶。隨登石景山。見渾河之水從塞外來。濁流一綫。旋繞舊京。朝宗于海。噫亦奇矣。復上山腰石壁。植古柏一株。根無寸土。高秀凌空。石上有靈根古柏四字。蓋御題也。留連久之。遂下山。從大路中覓支徑歸。薄暮抵赤堡。極不復成寐。晨起隨山而行。經過小庵院數十。俱以亂石塞其戶。至碧雲寺。循級而上。孤巒縹緲。草木陰森。漸入清涼境界。殿亦高澗。樓復壯麗。繪畫鏤刻之事。華燦奪目。有池半畝。側有石橋。一泓清水。朱魚游泳。下樓坐泉亭。觀泉水聲潺湲。上與風聲鳥語相應。真山水化工也。聞此寺建於元。耶阿利吉。至正德天啟間。兩次修飾。雄殿傑閣。震悚觀聽。至今日佛堂寂寂。徒衆寥寥。索飲厨下。無復見僧矣。可為長歎。千餘至香山上。有茂林下有流泉。高閣深院。規模甚備。而台痕草徑。殊甚荒蕪。入無量殿。登千佛閣。少憩於來青軒。御書三字。靈光燦然。浩劫不壞。隨詣洪光寺。夾道皆植柏。路徑紆迴。層折而進。作十八盤。得瞻圓殿。有千佛繞毘盧之飾。布地皆金。宣德時高

麗國王李祐遣鄭同入侍後賜歸國營建此寺所費金錢無算真大梵之洞天福地也望玉皇閣入玉華寺僧寮荒陋不能跣足返宿於來青軒是晚開窗一望綠槐交陰月色當空大為爽目更餘就枕頗適意詰朝抵卧佛寺庭植杪櫺樹蒼蔭可愛傳自西域移植前後殿庭鎖閉寂無一僧惟見大銅佛一尊卧草叢中又行數里過景陵遙望黃屋不敢入至玉泉如亭如洞四山皆光不留寸木徘徊一覽不勝委靡之感過此至功德寺嵐峯杳幻古木聳秀日影穿林風景蕭然自此以外無足游覽者策騎言旋復入萬壽寺觀永樂時所鑄大鐘閱華嚴金剛二經手筆端楷梓刻精工亦諸山所無比進城日已落山矣天下名山青徐得其平秦蜀得其奇吳越得其秀博覽者足履其境筆寫其勝心識其盛大抵得之天巧獨西山諸景盡屬人工如臺石為臺如鑿山為洞如削峯為平土如刻岸為深池土事必飾木工必雕當時承平日久物力浩裕母后歲有賜予大璫貴戚月有增修故雄偉絕麗為名山之最勝昔年氣象具見於此自園地之後縉流希少佛教凌替人天憔悴龍象悲涼感極而衰數所宜然梅村先生所言蓋皆盛世風景余固不及見之而亦不必盡見也勝遊不常轉盼成佳感慨係之矣

遊釣突泉記

五浮最近落日在五浮之間抱石為出沒觀之甚奇過五浮始入銷夏灣既入則厥山在水之口而五浮反居西矣是灣正當縹緲峯下而可盤明月為之表也夜宿於舟大雷雨以在灣中無虞明早復霽遂登縹緲峯平地二里皆梅花上山者五里皆可望梅花及頂但見白色模糊無際不辨其為湖水也白雲也而為梅花也縹緲峯之尊不特於西山而湖中之七十二峯豈非以東山馬跡及西山為三大者耶予望東與莫釐對而莫釐以東之靈巖諸山不能蔽西北與馬跡對而馬跡以西之蒼弁北之陽羨諸山不能蔽則其餘可枚舉無遺矣下山暮復宿舟中越旦自銷夏灣逆風渡東山之長圻寺從山船行不能直指東山但與水中之三山相對若欲登三山者須更過三山始抵長圻梅已稍落在地薄暮大風雨俄變為雪晚霽雪即化余急從嶺上觀惟點綴松隙併澗道之不受日者而已然梅花亦藉是大有生色不至委頓如昨日也復汎舟湖上望西山雪亦漸滅最遠而蒼弁則隱隱玉芙蓉也數里至河沙尋古梅樹已不復存乃山行十里至興福寺其梅為東山最勝香氣親人大為快心次日登莫釐峯以隋將軍莫釐得名其高讓於縹緲三之一望吳門諸山則浮屠草木纖悉可辨但望西山則如西山之望蒼弁晉陵諸山也仍至胥口有光福諸山梅最盛亦俱可望湖水以梅落遂不登是晚與黃子別即返寓以年來第一勝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遊遂記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安靜子濟南詩序

龐璣

前余在都門與諸城李子渭清寓同巷。官閒地僻。步趾往來。高談闊論。盡則移晷。夜或漏三四下不休也。一夕偶及生平知遇。李子盛稱周櫟園先生。不惟詩文典刑。當代第一。更好獎藉人物。足迹所至。汲汲延訪。常若不及。士能一藝相擬。量視所急。周旋滿意。此殆鄭當時李北海一流。非尋常齷齪所可比論也。其於青州所深賞者。唯李子及李象先。安靜子三人。李子常稱象先之文。靜子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不愧古人時象先已老。頤養田園。不可得見。惟時時想見靜子為人。比於都門六年。冀其一來。卒不可得。乙丑春。余左調解官旋里。今歲春復入都。李子見余。言靜子無恙。嗣君甲乙連捷。得館選。今庶常雪竄者是。余深為靜子喜。然而靜子不知也。已復歸於山左。行渡濟水。眺望秦岱。華不注諸山。插天礙日。煙雲萬狀。徘徊突泉。崑湖諸水之上。時已仲秋。木葉微脫。蒲荒艾老。左右無可共語者。獨往獨來。弗樂也。既乃得鍾子聖與。風流儒雅。談論頗洽。偶言安靜子亦在此。余喜極。命駕過訪。執手如故交。從此登高則趾相錯。臨水則影相接。此唱彼和。一時山川頓為生色。乃靜子之來。意有所適。而所適落落。亦與余相若。除余與鍾聖與外。更無與談及文字者。嗚呼。是安得不令人思櫟園先生也。靜子將東歸。出濟南近作如干首。令余序大要。其詩一如李子。

所稱而不屑拾宋元餘瀝。希合聲氣以求合於今之所云作者。余尤壯之。序成。余馬首亦北矣。

半山園初集敘

威鳳芝草。以為用不如鳧之與稗。然得之者。輒稱上瑞。紀其年月。垂之史冊。蓋天地靈秀所鍾。自不同於常羽。凡卉。委棄彫零也。惟文章之傳世亦然。文章雖佳。施之日用。殊為無補。而人顧誦之稱之。無翼而飛。無脰而走。仇怨不能阻。劫火不能燒。其文傳而其人與俱傳焉。然則人亦貴能文而已。不在遇與不遇也。古來名公鉅卿。以文章名家者。不可勝數。然貴盛有力。足以自傳。吾即不論。若一介寒士。如唐之羅隱。明之徐渭。皆淪沒場屋。困頓顛踣。幾無以自立於世。其抑鬱無聊之氣。間發憤於詩文。而人復復拾瑕疵。坐為譏訕。排之。甚且欲殺之。以為快。而其中必有一人焉。如錢鏐。胡宗憲者。憐其才。賞其孤傲。愛惜保護。恐其中傷。而其人其文。卒賴之以傳。此昌黎所以有感於先達之士也。吾友金陵王子益也。天資卓朗。博極羣書。工詩古文辭。其詩婉摯真切。不落窠臼。文亦峭厲挺動。卓然成一家言。性簡易。苦勦。不苟悅人。意流落不偶。客宛陵數年。客涇上數年。客吾虞。邱壑潞河者。又各數年。雖到處自有逢迎。而排擠之者。正復不少。故所居輒不能久。而一子矜微名。亦以落拓棄去。詩文

至此。即益也。亦自厭無用。而吐棄之不暇已。大參張淡明先生獨深賞之。延致幕中。益也狂奴故態時作。亦不介意。曰。昔人有方外司馬。此亦我方外幕客也。每念其懷才不遇。輒為扼腕歎息。欲傳其詩文於世。而益也素懶散。隨作隨棄。案僅存什一。亦無繕本。惡楮毛書。散置殘編敝篋中。茲搜得雜著詩古文若干首。屬余訂而敘之。以付梓焉。嗚呼。益也半生坎坷。諸念灰冷。即詩文一道。亦在半浮半沈間。將來實露腹撐鼠腸。都不可知。而先生顧急為搜輯。登諸梨棗。以垂不朽。此真益也。知己而益也。亦可以無憾於天下矣。余每讀其詩文。披其光燄。以為可與威鳳芝草同瑞世間。而又未嘗不心傷其有才無命。不幸與唐羅隱明徐渭同類而竝傳之也。然則士亦取其能傳後世而已。甯在遇與不遇乎哉。

永康刺史邊公傳

邊大人。字伯康。號桂叢。父輝中。母曹氏。先時所生多不育。及得公。且喜且懼。有日者至。令推之。日者曰。此貴人也。但貧不宜有子。公父曰。問不及此。祈不天耳。曰。不天亦不壽。公父殊未信。稍長。受業於先祖修予公。未幾。公父母相繼即世。公性謹厚。且幼弱。豪徒煽熖。競魚肉之。產遂落。廢學。家君勸令學。自為文授之。讀歲餘。補弟子。夙娶妻亦曹氏。公母之從女姪也。賢能安其貧。公為舉子業。不嗜奇逞。邊幅謹嚴。類其為

人雅自負。同邑王公爲麻知之人。弗善也。邑自戊子後多水患。平米千錢。生計益窘。或隔日一舉火。公擁被高卧而已。不以告人。間乃從人冒名代童子試。試輒售。遠近稍知名。東鹿某乃延家塾。歲丁酉舉於鄉。或曰伯康得此亦幸矣。須止此耳。明年戊戌上春官不第。又明年己亥。國家以黔滇蕩平。再行會試。公與焉。竟成進士。初選得太原之徐溝縣。縣有強暴。率里中惡少年。強淫某甲妻。甲訴於公。公悉捕置獄。諸惡大恐。緣吏暮夜以千金進。公怒。欲笞治吏。吏叩頭出血。久之乃免。悉實諸惡於法。公素謹愿。言若不出諸口。人非常相見者。見則面發頰紅。而遇事能斷。乃如此。當公家居時。貧無聊甚。親族貴戚鮮相恤者。公自矢。吾貧賤。不見恤於人。吾富貴。當恤人。以故凡親知懷刺過邑。雖平生所不足者。亦優給之。公私交際。動以什百。又廉謹無所取。皆取諸帑。徐溝歲課萬六千餘金。縣小課固不多。積十年。傾歲之計。無遺緡矣。

今

上御宇之七年。晉省督撫潘臬。咸代以滿洲人。先聲烜赫。為吏者各彌縫所為。事矯飾以乞無過。公惟痛飲。或累日不視事。或曰事迫矣。公曰飲酒不視事。諸上臺至。倘責問君。以通課之故。君將何辭以對也。公曰唯唯。業已盡知矣。為之奈何。或曰庫吏某大蠹也。家擁巨萬。非竊諸公而何。以法繩之。可立辦。公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枉。吾

持肉飼虎而責償於犬可乎。吾誠自用責吾。吾以身承之無患也。既而藩司達公以通課故召赴省。度勒之意公當有所指。即得執詞坐之。公但謝自不謹。死罪而已。終無所及。達公且笑且罵曰。有是哉。令之懦而駭也。甘以身家受人過。吾聞令貧甚。無擔石儲。萬六千金馬往。吾知之矣。竟以意分派。從前諸長吏。刻期責辦。不逾月。通盡完。然卒非公意。前攝太谷縣事。縣最饒。或謂公當少取以補通課。太谷人素仰公。聞受署。咸大喜。人戴香燭。自太谷抵徐溝。延袤七十餘里。踵接肩摩。以迓公。公顧而笑曰。是意何忍負。居數月。卒不持太谷一錢歸。已酉。以久俸遷永康刺史。永康屬西粵。即唐之所謂嶺南也。地多瘴癘。公至不習其水土。遂病卒。年四十八。歲妻曹氏亦相繼沒。鄉人下微以柩歸。下微者邑小吏也。幼不羈。好呼盧。公未第時亦癖好此戲。常與之俱。後以落拓棄家從軍。隸粵鎮為千夫長。駐南陵。南陵與永康近。常過永康候公。值公病。知不起。留微宿外舍。夜半。遽聞公叩其窗曰。下兒睡耶。余行矣。微急起呼牽。僕曰。主君出。衆僕相顧駭然。各言無有。則聞內哭聲高矣。微之所以不憚扶柩于萬里外者緣此也。有子名純。娶井氏。平陽司李文安在女。幼穎慧。喜讀書。甫成童。即能通詩古文及書法。先公歿。士林傷之。女一適同邑。庠生高鴻煒子。

龐子曰。邊公為先母同姓。余諸舅屬也。居與余相比。余童時每過其家。嬉戲見其夫。

妻相敬如賓。土銜終日無煙。怡如也。恆人當窮困時。多卑牧。比及通顯。輒自尊大。雖至戚骨肉。反服若不相識者。公持不然。自為諸生。以迄作令。謙退如一。存恤親故。勞及所不足者。抑亦過厚矣。治徐十年。政尚廉平。庶幾無大失德。而所遭遇卒若此。其厚于天道為何如哉。

霞城胡公墓志銘

嗚呼。余忍為吾表兄霞城先生銘哉。余與君外家同出於邊。復同為邊氏甥室。君長余十有餘歲。而知余最早。嘗謂余曰。我外家多兄弟。弟能成宅相者。余與君耳。時君已為名諸生。而余方壯也。已而余與君先後同舉於鄉。君以進士宰大縣。余亦以博學鴻詞備員翰林。何其見之明而辭之決也。自入仕後。不相間問者數年。繼余罷歸。君丁太孺人憂。還里得一聚首。余就補中垣。君亦起復候補。時則寄余寓中。起居飲食言笑相依。淡月平生所未有也。憶一夕酒酣言志。各擬祖酬身事。歸里門步。僦往還歲時。斗酒相娛。孰意都門握別之日。即為知己永訣之辰耶。戊辰。余以病歸。適君喪自中州至。得扶病哭君之柩。假滿。余入都。又兩年。君長子徵麟。卜日兆葬。有日矣。持狀。馬余為銘。以余與君相知之深。相與之切。余不銘君。誰復知君者。獨念余與君交情三十年。宦路漂泊。數離數合。而重以存亡之感。鄉里往來之約。既弗能逮。而素車

白馬之送。復有慚於昔人也。悲哉。按狀。君姓胡氏。諱權。字義公。號霞城。其先真定人。始祖良。遷任邱。三傳生聯科。補諸生。高才負氣。以忤田爾耕。將害之。乃避地高陽之王家莊。居焉。子騰蛟。中萬歷己酉科舉人。累官荆南道副使。子三。其仲永清。教贈文林郎。寶豐知縣。娶邊氏。教封太孺人。即君之父母也。君生有異兆。甫襁褓。授之章句。一過不忘。稍長。能文。每為先達所器重。贈公常指謂太孺人曰。有子如此。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蓋君無兄弟。故云。憶癸卯。君鄉舉。後春闈被放。贈公曰。汝祖不第而仕。以汝曾祖高年耳。吾年可待。汝必成進士。乃仕。未幾。贈君以病卒。君攻苦下帷。卒成庚戌科進士。第十二人。可謂能成父志者矣。戊午。謁選。得河南寶豐縣。縣遭流寇之變。受禍最慘。田地荒蕪。彌望榛莽。雉兔狐狸。率出入室廬中。數十里內。見炊煙。輒色喜。家人憂之。君曰。此何足憂。民猶鳥也。見食而集。豈必土著。土存不患無民也。下車後。榜示招徠。貸農器牛種。以給貧無力者。禁吏不相擾。復時時行田間。以行獎勸。民果日集。更以暇日。召邑諸生督課之。一二年間。野多耕夫。邑聞絃誦。儼然樂國矣。先時邑無公解。令編茅而處。君以漸營治之。規模宏敞。不勞民而辦。獄訟錢穀。行以平恕。不為矯枉沽激之行。長吏稱其才。屢命攝郟邑。陽和諸縣事。咸有惠聲。甲子分校豫闈。所得皆知名士。旋以太孺人憂。解任歸。邑民號送。相接於路。丁卯。服闋。

再補河南祥符縣祥符古浚侯曾陸士龍之所經理也。地大而衝。頗號煩難。君赴任。數月。諸務井井。除奸剔弊。邑紳士交口誦之。終以積瘁。精力耗傷。外不見疾。而內患已成。適以政事咨太守。歸至半途。疾遽作。卒于車中。哀哉。君天性亢爽。遇事敢言。有度量。不記嫌怨。事父母最孝。兼能推母意。以奉外祖母。為尤難焉。君之叔。過聽家人言。為君難甚迫。後其叔以武弁卒于官。貧不能歸。君迎致其遺骸。妻繼歿。君復為營葬事。君狀貌魁偉。能騎射。少時。每馳馬試劍。自豪。非素識者。以武夫目之。而文章秀發。沈鷲精嚴。卓然成家。自國家定鼎以來。邑中先達郭司果。生洲王大尹。拱北兩公外。不多見也。君生于天啟丁卯年十二月初八日巳時。卒於康熙戊辰年三月初一日巳時。年六十有二。元配謝氏。邑庠生銘石女。贈孺人。無出。繼邊氏。邑庠生大防女。又卒。繼何氏。高陽教諭詢女。封孺人。子四。長徵麟。太學生。娶李氏。武鄉知縣琛女。早卒。無出。繼邊氏。邑庠生銘珣女。次德麟。娶邊氏。前安慶知府舉男庠生之琦女。寶麟。聘邑庠生李棟女。石麟。幼未聘。俱何出。女一。許字汝甯。通判邊之鉉子。何出。孫一。景曾。聘庠生王茂遠女。孫女二。幼未字。俱徵麟出。銘曰。

白楊枯兮影離離。蔓草折兮寒風吹。望哲人兮心孔悲。才未盡兮時已移。九原一去兮無還期。信天道之福善分。余於君乎猶疑。

游雁蕩山記

周清原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於蓬萊。方丈而不及雁
宕。謝康樂守永嘉。聞奇景。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川闔闢顯
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僻。雖以康樂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垣宿。因山以
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不能往。比自台赴永
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成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
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二月十二日。抵大荆。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
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之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迴
車裹足。豈人情哉。翼日。遠齋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僮僕役。凡三五
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墩。
海潮噴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海濱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
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
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蕩下。遠望之。儼若跌坐狀。行益
近。雲氣稍薄。比至巖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蒼鬱。崖石嶄削。
徑紆壑邃。漸入佳境矣。聞天台有石梁焉。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

情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綴其上。略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拏之勢。亦一奇境也。顧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偃蹇巖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半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為雁宕外谷。踰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山石乃盡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澗。度危石至澗南。望澗水上源。夾岸樹皆蒼翠。一色。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羣。峯如劍如槩。如華表。如竹抽箨。如靈芝。如獸伏。如鳥整翮。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寺。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為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髣髴人間大廳事。泉從石縫下滴。廳事中。如壓小槽。如消雪。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必芻之饌。緩步出舊路。憩菱首峯下。客卧石攤。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啟藏。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牆。牆下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階前列藥。鑊茶白。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詠。甌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元坐斗室中。檢點形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巖佳處。余

問何如靈峯。僧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請行。興致踴躍。遂起拉僧去。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巖數此言。當不虛云。靈巖有寺廢久矣。而羣峯益刻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之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真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峯高插天。左有峯曰展旗。右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為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為僧拜石。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為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十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日晡。至馬鞍嶺。啟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既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為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卻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遠見一峯聳出。屹岿其端。卻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巖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噌吰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颼颼。吹雨過隔潭。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巖下。諦視則巖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

獨立未定。攢鬢已盡濕。賓客皆大笑。為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菖蒲。著水尤鮮。潔可愛。詎那庵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巖卓筆峯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挽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為嚮道。凌蹀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若堵牆。寺中炊煙一縷。從牆脚出。寺後樹百尺。皆負牆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填積。不可辨。遙見寺僧直下。如躡平地。膽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冰。攀附藤葛。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於不及。持而成於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巇。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顛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靈巖絕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常棲止其中。故名雁宕。水流出谷。為大龍湫。蓋不可至矣。晨起就路。破崖出。足踏霜葉。寂寂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大鑊容數百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為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巖以東。為雁蕩東谷。自靈巖以西。為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蕩山止此。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巖。峯之

得名者一百有二。道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怏怏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稟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異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巖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史勝靈巖之峯。靈峯之洞。龍湫之水者。康樂既不能得之於昔。豈後人遂能盡之於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楚也可游。則游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冥鬼。繼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放情適世者之為。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窰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延蔓。率皆畫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潮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巖下。澎湃震撼。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肅肅然。客相顧。數奇絕。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簿書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者既為此論而陳生亦以為窮民無告如李生將悲其思理督亂一不自振拔而長為無聞以歿世也。乃不意其至此。於是陳生仰天搥腕而三太息曰。夫天之窮李生一何甚哉。顧天又安能窮李生。自明政不綱。金陵民解。袁繁王琳之事。義亦見於天下矣。生亦可不恨。顧生雖蒙難。既非若隴西當日。顧其家聲。而又志行矯然。性情忠厚。發為詩賦。皆凄然有君父之思。余悲李生之志。竊幸其能自振拔。而又自傷無力。徒嘉其志行。不能稍與之為力也。陳生客歲來如皋。常與李生為兄弟。交生之尊人慢菴先生。又最愛余。余再來而慢菴先生已不能即相見。僅時時與生周旋。生母冒夫人。巢民先生姊也。其視陳生不異於猶子也。陳生何以得此哉。李生既知陳生。生之父若母又甚愛陳生。念生之所遭甚苦。所為詩近又甚工。而此者陳生又將別也。李生勉乎哉。河清難俟。吾兩人聚散亦復不可知。安得常常悲歌握手。如今日者乎。伍得銜怨而吹簫。高漸離感恩而擊筑。且可。而況乎歌詩乎哉。歌而不工。世謂李生不能歌。歌而工。世又謂李生何暇歌也。然則為李生不歌不可。歌亦不可。李生李生。其謂之何。

小三吾倡和詩序

小三吾亭名也。亭在鶴峙上。做元次山結而小之也。為亭為峙。皆水繪菴中之勝處。

也。水繪菴者何。如皋冒辟疆先生之別業也。戊戌十一月。陳子自婁江擘舟訪先生。先生館余小三吾。而日與賦詩飲酒。馬小三吾倡和所由名也。小三吾倡和最多。不一集。陳子來則序陳子所倡和之詩也。先生常語予曰。若亦知作菴者之意乎。始吾與若先人及貴池吳縣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君子游。風即錚錚。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無何遘世亂。諸賢零落略盡。若先人之悲宿草者。亦三年於茲矣。始先大人奉先祖大夫而游於逸園。及余奉先大夫而游於此菴也。雪月之夜。燈火徹夜不絕。酒人歌叱之聲。與絲竹相錯雜。圖方櫺器并一切細碎之物。不移而具。如是者幾數十年。今已矣。予心悲焉。思託此菴以終老焉。又以母恭人年高未敢也。吾生平於文章朋友寒藉此衣而飢藉此食焉。吾舉人士其貧而嗜學。瑰璋英傑者。可游也。弱弟兒子輩。粗知文筆。可教也。余姑息此。而後終隱焉。自吾子之來。吾廬也。城東之負郭田。以甌脫石田告矣。余不問也。算牢盆者數十萬緡錢。計無所出矣。予不問也。馬醫削漿卜算雜技。黃冠浮屠之告貸者。負予門而林立矣。奴之肥者。瘠而結者。愚矣。予不問也。日食飯不過一二器。胸膈潰悶。舊疾間作。余亦不問也。惟是一詩一文之當予意者。若可以賤踰貴焉。小加大焉。貧易富而疏當親焉。一往而深。予亦不知意之何從也。予聞是說也。累欬而三歎。夫以冒先生之篤於文章如此。

冒先生之篤於友朋如此。冒先生之篤於文章。篤於友朋。而能捐棄一切。置不問。如此。況以舉人。士如孺子。振兮仲先仁。昭子。硯兼生。聖木貞。木文虎。諸君。皆奇才。卓犖。掉鞅當世。而又有無譽。及。年。纔舞象。而才且賢。以為先生弟。國梁。青若。以為先生子。遷於山。濤。延公。含銳。以為先生之中表。若甥。舉雖遠。非吾鄉。然余所極難忘也。余安能不客游於奉哉。獨念當時先生與先君。及貴池吳。蘇。華。亭。桐。城。歷。陽。嘉。善。歸。德。萊。陽。豫。章。東。粵。諸先生游。風節。鐸。鐸。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諸賢今零落。略盡。先君子之棄。松也。亦已踰三年。今松獨以故人子。千里躡僑。從小三吾倡和。然則撫今思昔。樂往哀來。余又焉能已於悲也。旁有吳中老教師。為冒先生二三十年舊交。鬚髮皓皓。夜深張燭。目不闔。如綫。聞陳子言。亦述其江淮間舊事。泣下不止。坐客皆罷去。

贈徐渭文序

松之為性也。虬枝鐵斲。干霄拂雲已耳。黃山之松。獨不然。縱行半里。橫行十里。奔者若竄。破者若竇。奔獅怒狔。絕不與沙土附。地高故也。今夫水汪洋澎湃。一瀉千里。迫而溢。以瞿塘之峽。兩崖束櫃。萬派爭門。或激之而成輪。或觸之而迸沫。龍螭雷電。詭譎萬端。是豈水之性哉。厥惟勢險故。其在人也。詎無黃山之松。瞿塘之水乎哉。則吾

友徐子渭文是渭文為名家子。蓋自少師文靖公。以承平宰相。培植元氣。汪濊煦沫。故流澤遠而保世昌。又渭文自高曾以來。世積勳業。其尊甫二玉先生。烈才峻性。復磊砢負正骨。詩文墨妙。陰映藝苑。渭文徜徉於隱囊塵尾間。平流而進。亦當取青紫如拾芥。此即昔人所云王家子弟。猶當作尚書郎耳。乃一旦遭會世變。即屏去經生家言。絕口不事。復少負異才。不自禁制。激昂跳盪。闖入古作者堂。詩歌騷賦。下筆數十萬言不休。出其緒餘。溢為繪事。輒復空蒼秀潤。識者歎為絕作。余嘗酌酒勞徐子曰。夫天下無事。公卿之後。必為公卿。乃稱克家耳。於此而厭薄世趨。捐棄帖括。遊戲於書畫翰墨者。則宗黨爭姍笑之。羣斥為跖弛之子。若夫今日者。士生斯世。其地高。其勢險。平流而進。為庸士。塊磊自異。為奇人。吾見夫鬪難走狗。浮沈里閭者矣。將獨不失為王謝家風。況夫才性瑰麗。以詩文書畫自表異者乎。今年秋。徐子將出遊。而因屬余一言以為序。西風初肅。白露滿空。余既壯其有是行。而又為徐子悲其遇也。詩不云乎。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子之行也。將何之乎。庶幾游於成連海上之鄉乎。柳恣睢澆。澆於建德之國乎。雖然。干將鑊錐。光氣百倍。天下自有知之者。過鍾山。有吾友半千龔先生。吳門有孝章金先生。是二先生者。皆畸人而隱於繪事者也。徐子見之。其必為我問之。

馬羽長先生傳

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璫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名鳳毛羽長其字世為揚州之如皋人生而疏髯修幹秀眉目癯然骨見衣表神明奕奕隱百十許人善議論音響如洪鐘自五世祖御史公以骨鯁為賢公卿而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譏德馬則公也先生為兒時則已嶄然見頭角矣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才氣濶涌頃刻數千言試督學使者輒高等顧性不喜經生家言一切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操筆而為詩賦古文辭則益工於是邑中前輩若冒伯慶張成倩殷承麗冒處冲諸君皆言馬生才矣諸君既才先生而先生亦殊以才自負一日者與余實甫王穆如兩孝廉登焦山絕頂酒酣耳熱江流有聲曼聲長歌山中栖鶻悉驚起噫何壯也方自謂名公卿子孫年齒壯盛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旦夕致身顯盛以光大前人遺業無難者無何而屢試不第先生所為文世或往往不解即世所稱為佳文先生又不解也應小試試又輒蹶先生試既屢蹶而中表徂徠李公忠即許公姊丈嵩少冒公皆先後成進士稱一時三吏部他同輩亦多有貴顯者而先生卒不遇間嘗扼腕大言曰大丈夫讀書慕

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何必起而為吏乎。生不為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為里閭所恃是亦足矣。當其義形於色是非邪正侃侃鑿鑿。公言於長吏之前。絕不屑為囁嚅態。長吏每每心折之。至三吏部則尤引重之。儼若一敵國云。七世祖馬定馬俊墳塋逼江岸一二里將為波濤所噬。先生私心憂之。赤日中日蹶躡行數十里卒捐己所受上腴田若干畝改葬之。葬甫畢江水暴至族人無不嘖嘖稱先生先見者。邑中張氏子者細人也。詭託於椒房之族勢張甚。適大瑞楊內監駐廣陵。張則潛以書招之家。且供帳甚盛。先生憤疾馳三百里徑抵瑞內室。長揖不拜。力言張某實非皇親族。其在邑中甚橫。公若往虎而翼矣。公且慎毋往。大瑞悟遂已。第六弟璽為惡少年所螫。械而致之楊內監之庭。先生益憤甚。奮身請代。辭氣激烈。楊監曰是頤而背者。得非辨假皇親者馬生耶。事得釋。子塔某事有所株連禍巨測。捕者且至婦家。先生曰子行矣。公孫杵曰魯朱家復何人哉。不濟則請以死繼之。塔後遇赦卒免。婦父許文學六十無子。先生為置一副室生子。無何文學死。其子伶伶俚俚。往來溝塍間。先生卒卯翼之。凡先生所為讀書慕義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是非邪正侃侃鑿鑿為里閭所恃類如此。先生兄元方翁。弟季宣翁。姊則吾巢民先生母太夫人。皆六七十歲餘。甚友愛。猶子數人。獨世喬工文章為諸生與余善。先生磊落喜

賓客四方名士如吳門金申之。鹽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技藝諸人絡驛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然一室。皮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已。性不喜飲酒。口不識井水味。嘗歲蓄天泉數百甌。以供飲事。浩浩落落望之神仙中人也。先生暮年尤喜乘驢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莊。四面花竹楚楚。日則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前莊有中表許子斤。五六里許。有堂第馬文舉。暇日乘驢攜茗具往還其間。率竟日忘返。先生嘗有句曰。小橋相望可呼驢。風致蓋猶可想見云。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而先生語其子世苞。世苞猶子世喬曰。吾生平讀數十萬卷書。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

陳維崧曰。始吾見先生於冒巢民先生家。心固瞿然異之矣。先生沒已三年。每欲為文以傳之。未敢忘也。維崧常自惜其文。不輕以許人。或不得已。間賣文以餬口。文成輒削稿。今維崧於先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也。其於陳生。又非常豫屬之以文也。一事之感人者深。遂令人躊躇思慕。而欲傳之後世。然則天下之令人感慕者。其事又在多乎哉。願余文非果足以傳先生者。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邵山人潛夫傳

林山人古度邵山人潛年皆八十餘皆六十年前詩人余皆見之先朝神宗御宇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南中為陪京重地人士僑寓者尤多李本真曹能始徐子卿諸先生先後官於南能詩歌喜賓客爭招致天下士士之通輕使負才氣者爭歸之如潘景升王百穀梅子馬王太古陸無從柳陳父冑伯慶諸君旦日榜蒲跣屣之會積錢隱人自諸王孫細侯都尉以下擁簪迎道左爭結驢諸君惟恐不得當諸君夜則衽服而宿北里鳴珂巷中今所傳南中倡樓社諸君是也兩山人年少時則已竊從諸君游矣林山人之言曰往者東南倭寇之亂戚大將軍繼光擁重兵開府海上一日置酒城樓大會客酒半大將軍慷慨大言曰今者一孝廉將之燕一將軍將之秦諸先生有能為文以送之者文成當出千金及他物為先生壽坐客逡巡莫敢應先府君初文先生年甚少適在末座援筆立成數萬言大將軍讀之且讀且拜立獻黃金二十鎰白金二百鎰貂襜褕十名馬二他璫瑣火齋珊瑚明珠悉稱是當是時城頭白月如畫一軍驩呼余每聞其言輒太息而邵山人亦常雜述先朝盛事往往至泣下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邵於州為著姓先世有官廷評者山人生即聰敏異常兒顧授以經生家言則志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間操筆為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性又不善治

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僅僅拾橡剝薦以自給。性卞急。與人語稍抵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間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里兒既多。警整山人。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跳而客游。居南中。為李本甯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邵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稱登談。詩一晝夜也。居無何。山人念客久。鬱鬱不得志。間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且蕩析。久則轉徙於皋之委巷中。而是時山人亦已老矣。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媪。給舖食。室中止度數十卷書。門無牡戶。無屢屐。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囊數十金。貸諸胃脯瀉劑家。息子母錢以餬口。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常饋以金。一夕為小偷眩匿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所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摛篆。善李潮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著書數十萬言。多為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詩則冒觀察為。鈺之粵中。觀察與范璽卿於山人里中。最相知深也。山人病且死。而給其醫藥者。觀察之子巢民先生。死之日。經紀其後事。則長孺黃先生之力居多。先是山人患滯下。踰一歲矣。一日語陳生曰。嗟乎。足下僕已矣。顧千秋萬歲後。誰知有邵山人者。余悲其意。心許為立傳。而未以告也。乃今而山人竟死矣。山人

死而林山人尚與其子居溧水之乳山尚健飯。

陳維崧曰山人八十時維崧適居東臬為文以壽山人多序其生平軼事傳故不載或曰山人性下急善罵維崧居東臬七八載山人每過維崧輒溫語竟日山人早過而維崧尚卧未起也則坐待日曉耳然則謂山人善罵人豈信然哉生見國家太平之盛以一布衣為諸侯上客者垂六十年老而楚獨以死悲夫。

吳湛傳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鄰嘗問之則曰余擬更名子泌故字又鄰云又嘗自謂臣吟子陽美人也居梅村吳氏為邑中巨族屢以甲乙科顯而湛則自祖父來業農如故有兄四人皆農家者流也獨湛幼即穎慧非常兒崇禎庚午年十八應邑侯校奇之拔置第一是年遂補博士弟子員當是時湛所結撰鐵鐵能新脫却於詞場間幽雋綿邈一空羈馮湛顧以文章自豪乎其為人簡默多至性哀樂過人與人交把袂作曲室中語一語百致笑吃吃不絕或及古今節烈梗概幽憂駭愕之事未嘗不起起而作狂奴拍張態也蓋余年十五六而為賢豪長者遊已四五年矣肥腸滿腦執火罵里中兒戒閻者勿與通顧於吳生私心雅好之恐不能當也吳生此時則授生徒於內第家因得時時脫身從之游吳生年二十餘負盛名維崧者年僅十五六耳見則

稱吳先生。吳生則否。不以年齒。賤余也。是年己卯。湛應試南。鄒。誤制副車中。居無何。丁其家艱。湛既失所天。又念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時貞啟以南宮第一人。為東粵文宗。聲施烜赫。所評議為天下最。獨湛之力居多。粵東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遠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祐達。羅孝廉大賓。無不與湛締莫逆交。暇則狎游虛巖間。猶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嬉。考錄為粵遊日記。語絕類劉義慶世說云。癸未。自粵歸。嗣選申酉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又前自粵歸。則斤其橐中脩脯金。購二十一史。皮之。闇晨夕鈞纂。暇則過諸子。擊鉢刻燭。分曹賦詩。角梅陣以下。苦醉則烏烏歌耳。吳生既簡默。有至性。哀樂過人。又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又以申酉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隱於詩酒間。則一切不得為崖異。而沈洋以全其天。族有貴人弟。罵且驚。嘗立吳生於堂下。眾辱之。吳生卒不動。笑自若。能為詩。自喻適志而已。不復言開元大厯也。間飲酒。量不踰一醞。喜交游。然自吾鄙一二人外。希識其面。蓋生於世泊如耳。似無所留意者。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生書。或與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嬰兒姪女飛昇拔宅之狀。語多連。蟬不可曉。然卒以死也。死之時。歲庚寅。年三十八。子女各一。妻任氏。友人元祥。姊也。

陳子曰。余作吳湛傳。乃使人慨歎深憶。丁亥秋。與余夜宿吳氏雲起樓。西舍漏三下。兩人藉草據梧坐。吳生起。自循其髮曰。余年幾何。髮已種種矣。臥則又蹴。余曰。人生幾何。朝間能幾。聆其言。心怛怛動也。嗟乎。余負生也。

正統論

甘京

歐陽子始作正統論論曰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合天下之不一大哉言乎而子秦晉隋唐以實之何耶蘇子作正統論與章子辨霸統以全歐陽子正統之說夫名輕則實與俱輕實重則名與俱重蘇子乃言曰正統之為言有天下云爾名輕而後實重有是理乎鄭子作正統論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誠然將何以處晉之奪魏齊梁陳隋之奪宋齊梁陳蓋人之妻與物以為己有有鑽穴隙踰牆而復盜之者遂不得為盜乎魏子既折衷三家之說而以西晉北宋為竊統東晉南宋為正統夫祖父禦人於國門而得千金半為人所奪而其子孫尚守其半遂謂之至公大義矣乎邱子既折衷歐陽子茅子之說曰歐陽子正統有時而絕之論吾猶以為未能絕之之嚴以自信其說乃謂唐篡隋而唐太宗為無罪於正統為正統宋篡周而宋太宗為無罪於正統為正統又甚於魏子之以東晉南宋為正統矣甘子曰吾為之嚴絕之以伸諸子之說使天下後世知正統之不可以一日而或竊篡統之名垂於萬萬世而不能改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統器也正名也禪者正統也誅君弔民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世守其天下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滅篡統而中興者正統也正統之子孫不能守其天下偏安於一方以繫

正統之脈者。正統也。桀紂正統也。禹湯為之也。湯武正統也。桀紂為之也。外此皆非正統矣。為人臣。廢弑其君而自立者。篡統也。以不同父之兄而廢弟以自立者。篡統也。以同父之子而廢同父之子之子以自立者。篡統也。其勢廢矣。因而廢之。其人廢矣。因而自立。物自來而取之曰攘。上以別於正統。下以別於篡統。曰攘統。凡篡統。攘統之後。為其子若孫者。知其為篡為攘也。不能不繼其統。殺人之人。烏能禁其子孫不世稱之為祖父乎。名之曰繼統。以明篡則繼篡。攘則繼攘而已。古今異姓之篡統。自冥泥始。冥泥絕正統。而少康續之。易知也。古今同姓之篡統。自周考王始。威烈考王之子也。繼其統。不得列於正統。難知也。秦周之封國也。雖曰報王獻地。昭襄受之。呂政二十六年。齊亡而後并天下。然周曰王。秦亦曰王。久無周矣。唐莊宗取天下於朱溫之手。正矣。然世忠唐室。不能求唐後立之。終有憾於人心。唐高祖以兵取天下。不正興師討賊之名。而襲迹受禪。後漢劉知遠。實仕後晉。此四人者。其為攘統乎。篡統乎。況周考王而後。若呂雉。新王莽。魏曹奐。晉司馬炎。宋劉裕。劉彧。齊蕭道成。蕭鸞。梁蕭衍。陳陳霸先。陳頊。隋楊堅。楊廣。後梁朱溫。後唐李從珂。後晉石敬瑭。後周郭威。宋趙匡胤。元忽必烈。此皆絕人之國。弑其君父。兄而自立為君。奪天子土宇而據之者。萬世而下。聲其罪為篡。而又必屬絕之於其子孫。始足以為亂臣賊子之戒。然則曹丕

劉淵之徒不逃誅乎。曰：民無二王。上有繼統之君，未絕。凡建名號者，皆謂之篡。且不得為統矣。又何姦正之有哉？若夫正篡攘之子孫，則皆繼也。繼正者，得謂之正。所以隆正統也。繼篡者，概謂之繼。繼攘者，概謂之繼。所以重罪篡與攘也。如是而正統可得而定矣。自帝堯甲辰至夏王相，凡二百三十八年。寒浞篡之，而正統始絕。少康中興，歷商至周貞定，玉一千六百三十九年。考王篡之，而正統又絕。漢高祖復為正統。十九年，呂后篡之，而正統又絕。文帝復為正統。一百八十七年，王莽篡之，而正統又絕。光武中興，復為正統。至蜀漢二百三十九年，魏曹奐篡之，而正統又絕。其間為篡為攘，為繼明，如指掌。明太祖高皇帝復為正統。三十五年，而正統又絕。自堯甲辰以下為正統者，凡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二

李澄中 字渭清號漁村山東諸城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侍讀有及齋文集

周岷公證山堂詩序

田綸霞黔書序

遊武夷山記

遊桃源山記

泛滇池遊太華寺記

象議段公傳

劉廣文子羽墓表

鳳翔府知府曹公墓誌銘

內閣中書楊君墓誌銘

嚴繩孫 號漁江蘇無錫人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科官中允有漁漁文集

六國論

含譽堂集序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王西樵阮亭西山詩序

十

陸雲士詞集序

十一

方氏健松齋記

十一

孝廉馬雲翎傳

十二

徐欽字電致江蘇吳江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有南州草堂集

傅浣嵐文集序

十四

遊鼓山記

十四

濟甯河署老槐記

十六

松風書屋記

十六

鄭確菴孝廉傳

十七

雪灘頭陀傳

十八

孝廉漢槎吳君墓誌銘

十九

黃石麟字元胎江西臨川人

送魯司馬入守順德序

二十一

吳源起字準菴吳江平望人著有北嶽游記硯山吟稿

嘉興府志序

董漢策

字惟德號芝筠又號楚菴烏程人康熙壬子詔舉賢良方正
癸丑起鳳引見以科道用著有樞文雜著攬勝文集帝園集等書

采真雅集題名記

二十三

章永祚

字錫九安徽貴池人康熙辛酉
舉人官工部主事有南湖集

清澗招逃贖地議

二十四

明室封建論

二十五

靖難論

二十五

蘇松財賦

二十六

恤兵

二十七

戚

楓

字翻宸號丹山浙江秀水人康熙辛酉
舉人官安吉州學正有樹業集

江北均丁說

二十九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二

周岷公證山堂詩序

李澄中

康熙辛亥冬。周岷公訪余超然臺下。一見輒論詩。竟數日乃去。壬子癸亥間。兩遇之京師。論詩益細。甲子歲。至自武昌。因出其證山堂詩。屬余選且序。余讀之而歎曰。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成之於迤邐淪落者也。岷公少年舉進士。除卽選令。以武人構禍論死。屬有天幸報罷。岷公既不用於世。乃北走燕趙。南遊吳楚。躡匡廬。登太華。長嘯黃鶴樓上。千里依人。聞雞夜起。心傷幕府。擊劍悲歌。舉人世罕愁之狀。悉寓之於詩。世之號岷公知己者。亦徒愛其詩耳。不知其困頓廢棄。忽忽將老也已。岷公長八尺。面白皙。吐音如鐘。伉直好面折人過。初見之。鮮不訝其狂者。久與之處。軒豁吐露。奇男子也。其詩幽渺放恣。有三閭之悱惻。竊人寘婦之哀怨。而其傲兀崛強之槩。又如白月流天。清泉鳴峽。雖不能離滓筏而上之。其卓犖多奇。可謂特立之士者乎。或謂近世詩人。類桃李唐而宗蘇陸。岷公不宋元之是趨。得無適越而北轅乎哉。夫岷公惟孤行其志。故能屢棄一官耳。當其裹赭衣。與人鬼爭須臾之間。猶脫罵獄吏。擊節王無竟詩。聞劉子羽之為人。輒泣數行下。此其人豈與世頽仰者哉。至於罷官奔走。始習為脂韋。泆忍以邀詩人之虛譽。何不於令卽還時。移其脂韋。泆忍

之習。側媚上官。以取通顯之位。顧以強項令斥去為也。且此公文遊滿海內。所稱心知獨先。遠甫洪秋士及余三人耳。三人者。皆落拓不偶。而此公篤好之。宜其所如不合也。雖然。使此公不涉患難。官愈尊。名愈重。從容廣履。細旃之上。染翰未終。而諛者在旁。則其心必不苦。詩亦必不成。此公於此。何去何從歟。嗟乎。自古奇偉非常之人。未有不迺遭淪落。以傳者也。後之讀證山堂集者。可以知其世矣。

田綸霞黔書序

明天啟中。安邦秀奢崇明。糾雲益烏蒙為亂。西南大震。至今言黔事者。以為戒。蓋鬼方之地。苗情叵測。撫遠若斯之難也。庚午秋。予役滇南。至平彝之清溪洞。聞土人云。前歲蜀土司某。以事被遣刑曹。及督撫會鞠。屢檄不至。責撫田綸霞先生。出片紙相示。立赴平彝聽命。事竣。歲已暮。先生夕升輿。疾驅東返。從者相失在後。忽一人披重鎧。猙獰遁道左。先生見之。驚問何為者。有怨乎。對曰。無土官安世基。恨不隸公宇下。願一瞻公顏色耳。嗟乎。先生何以得此於苗民哉。及歸。道過貴陽。先生以所著黔書相質。余讀之。數四。乃慨然嘆曰。先生之所以撫苗。與苗之所以畏愛先生者。具是矣。黔古徼外地。自漢始通中國。修畔修服。沿革互異。志創建地。雖荒陋。亦有生儒。欲化凶頑。在先文教。志設科。貴竹自流。寇煽虐。再罹屠殺。道賊倡亂。旋就蕩平。木瓜金筑之

間予遺棄盡矣。志定黔。古云九種實繁有徒。跳月鬼等。非可理喻。惟狎家獷悍。宜以
鷗勅法從事耳。志部落。風俗。羈縻之區。勿貪勿擾而已。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
重。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志土官。志治苗。平亂。柔遠。有經。不外實政。志積穀。鹽。價。南。明
水。響。回。祿。為。災。志。穰。火。救。火。唐。蒙。開。疆。玕。竹。筠。醬。脆。蛇。丹。砂。之。屬。往。往。而。有。也。志。物
產。唐。不。通。黔。險。推。蜀。道。志。山。水。啞。泉。螞。蟻。害。及。行。旅。志。妖。異。嵐。霧。金。鷄。救。療。有。方。志
。盪。瘴。後。之。讀。是。書。者。考。治。亂。之。由。識。山。川。之。險。要。以。輯。人。民。以。固。疆。域。先。生。之。有。造
於黔。深且遠矣。詎止區區詞翰之末。與真臘風土。桂海虞衡較工拙已哉。雖謂此書
為先生撫黔之方略可也。况其古雅典贍。又能越昔人而自工也。

遊武夷山記

寓內名山。惟武夷以巧稱。予久嚮慕之。丁丑夏。有事於福州。而武夷越在崇安。復以
窳闕阻。八月北歸。十六日始泊舟山下。時久暝。水涸。翼日。覓舟子乘一篾。其製用大
竹八。貫以繩。而翹其兩端。可容三四人。予攜一蒼頭登。從東峯泛大溪。迤入小溪
中。經幔亭西。揖大王峯。是武夷最高處。其峯乃二石。若方山冠。東西二壁如削。中劃
一綫。上方而下斂。由背後望之。則判然兩峯耳。其斗絕處。接以懸梯。勢危險。竟亦不
敢登也。峯下為止。止菴。晉婁師鍾。唐薛邠。李唐鏡等。皆煉骨於此。宋詹美中。延白玉

蟾居之。溪南為獅子峯。遠觀若羅漢龜而低其首。溪內回睇。又若長橋橫木。連窗而斜。其稜實則一石而參差互見。作獅兒鬚鬣也。稍西為觀音巖。是為一曲。溪北則鐵板嶂。石色黝黑而廣平。又西為會仙巖。巖右乃升日峯。其下有金光池。峯陰有金井。澗。茅茨竹華。多隱者之居焉。溪南為兜鑿峯。前高後下。形類兜鑿。玉女峯三石挺立。前對鏡臺峯。峯圓如鏡。拖一蒂似可攬取也。玉女之南為虎嘯巖。再西即雷巖。一綫天。山徑迂迴。舟行不得而入。溪由玉女北流。西接小藏峯。卓立峭拔。壁開一穴。插木皮板內。有二小船。架於橫木之上。歲久不壞。又名仙船巖。其木微香。予曾得一片。方廣盈寸。溪自是復西流。此二曲之槩也。溪北為釣魚臺。石色殷如紅玉。南對大藏峯。大藏奇峭。下映深潭。絕壁洞穴數處。皆橫木為棧。中有石器。圓者方者。莫可名狀。又有小艇。載仙蛻一十六函。架壺船在大藏峯側。即小藏峯之背。是為三曲。雞窠巖。半壁有穴。外陋中宏。木篠縱橫。叢若雞棲。建安記曰。雞巖隔澗西。與釣臺相對。半巖有雞窠四枚。土人號金雞洞。中蓄楠木無數。其下為卧龍潭。深不可測。毒龍是宅。是為四曲。自卧龍潭。溪又北流。其北為仙人林。轉而東。壁忽修竹蕭蕭。石竇委蛇。小舟可與之曲折者。小九曲也。迤北一石梁架壺上。循石刻入。數折至庭中。相傳洞門小九曲三字。乃朱文公筆。大隱屏與釣臺相聯。其下為文公書院。黑洞在伏羲洞外。其上

坦平。有亭名鐵笛。宋劉衡與胡寅吹鐵笛處。又北為玉華巖白石瑩然與玉比光潔。溪西則晚對峯與書院相對。故又名小隱屏。文峯則直與隱屏隔水相望矣。是為五曲。溪至此仍北流。稍西折。由更衣臺石壁旁斜轉。臺高數尋。其大可倍天柱峯。而高聳差次焉。溪東為接筍峯。武夷諸峯皆一石削成。獨此峯峭若立筍。中有痕斷而復續者三。須鉤梯乃可懸度焉。北數武為仙掌峯。峯片石如掌。其寬約千餘尺。高亦如之。睇視則散作掌痕。五指隱然起壁上也。其後絕巔名天遊峯。獨立羣峯之上。九曲三十六峯。指顧在眉睫間矣。是為六曲。溪至是分為二。一沿仙掌北下。作涓涓細流。一繞天柱北面西去。亦淺隘不容舢。故遊九曲者。至此回棹。而七曲之神皋巖三仰峯。八曲之鼓子峯。九曲之白雲巖大小廩石。可望而不可即矣。武夷名勝甲東南。道書所稱第十六洞天是也。而世人傳會其說。多憺恍不可信。所指仙人蛻骨眾矣。至大王大小藏金雞洞諸處。則又有木板及顛骨可見。此何以稱焉。予夙負山水癖。及來閩中。年已六十有九。不能復陟降石罅。而武夷一溪。窈窕其間。諸峯皆兩岸羅列。惟有循溪曲。如少陵望嶽而已。閩僻在數千里外。其文人傑士。託足於此者少。而大令多俗吏。不解山水為何事。故所傳九曲多不真。而荒穢之詞。至煩碎瑣細不足道。則生其地。及有土者之責也。嗟乎。安得真有具出世之姿者。而與之言山水哉。

遊桃源山記

余讀淵明桃花源記。謂其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如外人。未嘗謂其為仙也。庚午秋。余奉使滇南。回道桃川宮。東有桃源山。從小徑入。初甚狹。久之至八卦亭。亭前多古碑。率斑駁不可讀。東上有方石。為過仙橋。水流其下。甚甘冽。南岸多方竹。有亭。今廢。乃用兩童子。扶掖策杖。緣磴道。側足石齒間。數折得平臺。延袤可丈許。有石几。列石墩三。東壁懸泉。下注。湍流。蒼沙中。求所謂雞犬桑麻者。蓋杳不可得矣。土人曰。南峯下故有洞口。其中乃秦人隱處也。前數年尚為深潭。今沙礫日積。已深二丈餘矣。夫婦人小子。無不知有桃源者。以其得淵明之記而傳也。今觀過仙橋。石牀。石几。恍惚若鬼物。是豈淵明之旨耶。且溪口皆崇山峻嶺。欲問漁人捨舟之所。而亦無焉。其非淵明所記無疑。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今變遷而然耶。抑淵明好奇。偶有所聞。率而漫筆。而不覈其實耶。又或痛義熙之亂。欲得所為。不知魏晉者而逃焉。有所託而寄慨耶。然則士君子欲以文辭垂後世。固宜確有所據焉。勿徒快意一時。使傳聞異詞。滋後人之惑也。

泛滇池遊太華寺記

遊溫泉之明日。范公眉山。邀遊太華寺。晨起入樓船。船闊六楹。是日風色恬平。乃登

樓凝眺。一碧十餘里。日中達西岸。捨舟肩輿。躡山背。初入三四十步。輒聞澗水聲。螺旋五里許。至太華寺門。登大悲閣。前對滇池。池周五百餘里。其北為草海。居人網魚。取水草其中。水深處為白蕩。闊十餘里。中橫一塊。其南為昆海。統名曰滇池。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蓋像此也。鄺道元謂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名曰滇。其實滇水來自盤龍江。去為螳螂川。何源廣末狹之有哉。四望遠山環列。秋水如掌。曠然心目間。不知身之在天末矣。堦外戰壘隱隱。王師破賊時所築也。乃下折而左。至與碧亭。其地平曠。窈然深遠。循廊而右。過鬢鏡軒。讀眉山所為太華山記。復至大悲閣。小飲。日西下山。還至舟中。時西南風起。船小大悉張帆。道旁蘆花。瞥過數十頃。眉山家僮吹洞簫歌。歌聲從水上遠聞。與絲竹相亂也。四望西峯。夕陽半規。衆山同紫。蓋滇城西為碧雞山。大華卧螺。皆其一峯耳。東為金馬山。凡在東者皆金馬山也。山川雄秀。故英雋亦往往間出焉。抵城入夜。人盡矣。同遊者中丞王公在茲。比部劉君霖。蒼處士萬子爾梅。

參議段公傳

公諱復興。字徽繩。姓段氏。陽穀人也。少慷慨有勇略。崇禎甲午科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揚州。總理河道。太監楊某驕橫不法。太守以下皆膝語。公獨與之抗。陰

撫其不法事上之。楊乃少戢。歷進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壬午歲。擢陝西慶陽府參議。道當是時。流賊橫擾中原。所在土寇竊發。慶陽之蘆坡嶺。嘯聚且數十百人。公兇整佩刀。率遊擊將軍陳世忠。闖入賊巢。擒其渠魁八大王。可天飛等。斬首五百級。慶陽乃平。癸未冬。流賊李自成入秦中。西安城陷。公集紳士誓死守。賊素知公膽。暑數遣使請降。公怒罵曰。我為朝廷守土臣。肯爾降耶。自拔刀斬之。凡使三至。皆被殺。賊恚甚。簡精銳十餘萬。直抵慶陽城下。圍之數十市。公盡力守禦。矢石並發。殺死賊衆萬餘。賊已將退。忽暴風起。飛沙中人面如雨。賊乘勢蟻附登城。公知不可為。猶赴北門督戰。自擊殺賊前鋒十餘人。乃自言曰。我殺參議也。賊奴甯碎吾屍。勿妄殺吾百姓。遂自刎。賊恨其殺傷過當。因肢解之。先是賊攻城急。公入署謂繼母田氏曰。兒以身許國。命在朝夕。所恨者。重貽老母憂耳。田氏曰。兒能死國。老人復何恨。宜急督城守。無內顧也。因結數纜樓上。圍以柴。及城破。田氏投纜死。其妻楊氏。妾牛氏。宗氏。張氏及其女。並投纜死。家人單周妻李氏。發火焚其樓。已躍入火中。自焚死。止一子。方十餘歲。激於義。亦投火死。一時臣死其職。妻妾死其夫子。死其父。僕死其主。闔門盡節。古今蓋希覩焉。賊退。郡人覓其屍葬之。因為立廟。後人往往見公朱衣繫馬。出入廟中云。

論曰。昌黎張中丞傳後序。謂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又謂巡遠之所成。就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段參議力捍孤城。閹門殉節。而後之官慶陽者。疑其非真。方張目大言。忽捨地稽顙曰。段公耶。立嘔血死。嗟乎。人孰無死。若公者。得死所矣。而不免浮議。其為鬼神所殛宜哉。

劉廣文子羽墓表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既為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予之深者。藐諸孤。不知狀其行事。予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掘其大節而為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瑯琊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既罷歸。裁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醉卧矣。故人子間有餽遺。盡付酒家媪。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儼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唱和。子羽心知之。靡間也。儼負才有氣。樂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畜之。不則張目叱。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劫殺之。儼無子。其族人無可圖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

人士爭識之。而子羽則避跡琅琊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為八才紀容圖。謂子貌似于鱗。因登琅琊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藏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藏葬。以慰厥考心。每為子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甚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卽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儼詩。大嗟賞已悉。其為個復仇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僮僮翁長五尺餘。蒼髯鬚。沒齒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為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為。至於事關大義。則增綴雷迅。寓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弗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弔者在門。乃蹶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三日後。葉葬。子六人。衰衰餘某某。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行路稅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為。是難能也。至老親藏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噫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卽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為重。後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姍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子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間。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官遊十許年耳。

故知之無不盡為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為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剗藏於家

鳳翔府知府曹公墓誌銘

公諱鼎望字冠五別號澹齋姓曹氏豐潤人順治甲午舉人己亥成進士選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辛丑散館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念關外嚴寒流犯多凍死者請刑部尚書龔公鼎學具疏三冬不發遣以廣好生之德

制曰可癸卯陞本部員外郎有誣陝西張某謀反者竝揭其廳壁反詩證之獄將成公閱其詩乃唐人張謂舊作歸取刻本示之事乃寢甲辰仍晉本部郎中丙午春典湖廣鄉試丁未擢徽州府知府婺源祁門盜踵至掠去童子張有鵬等十三人蓋徽州地連三省在萬山中賊渠六人率其黨數千出沒郡縣為害已二十年公聞之遣丁壯市魚鹽假商人入山貿易識其巢穴姓名乃密報巡撫走江甯謁總督具道其事總督驚將發兵勦之公曰不可勦必聯三省行文備軍儲往返期會非三閱月不能竣風聲一出賊偵知解散兵去而賊復聚此所以屢勦而一賊不獲者也總督曰然則奈何公曰江左右皆制府所轄徽甯池饒多兵將誠得一廉能者少帶兵馬探訪責在胥役勦緝責之營兵發縱指示則操之主將寬其時日開以自新之路如此

則成功必矣。總督曰善。遂令總兵邱越帥郭應華等將精甲三百偕公往。津斬賊首何老二等十三人。生擒王跳鬼六公子趙老大等九十餘人。搜獲被掠童子十三人。縱之歸。餘悉投降。免死。計七月而賊平。未幾。總撫相繼去。新巡撫至。以事忤其意。奪爵三級歸。當是時。三藩未靖。尋以才賢起。廣信府知府廣信。過七閩。自耿逆為亂。兩陷兩復。兵燹之餘。民逃散。城中蓬蒿深没人。逆賊江機楊一豹等。盤踞山谷為盜。距廣信僅五十里。提鎮駐兵城內。公與提鎮約。俾兵民和輯。勿恃強虐民。乃招流亡。勸墾。民稍稍集。又出令先降者受上賞。賊疑懼未定。既而檄調提鎮赴湖南。援勦賊勢。復張公請總督亟勦之。總督至。謂公曰。吾欲先撫後勦。何如。公曰。甚善。第此賊狡甚。非勦不可以撫。今日之戎首。即前日之投誠人也。總督曰。知府言是。即發兵破其前關。賊遁入封禁山。公隨營兩月。晝則督糧儲。夜則入謀帷幄。賊糧盡。將就撫。而總督亦調赴湖廣。進取雲貴。兵既去。郡佐亦攝篆他縣。城中止餘知府一人而已。於是募健丁。得土兵二百人。為守禦資。已未。舊提鎮移駐貴溪。公道之以書。又投牒巡撫。且乞師浙。督會勦江機楊一豹等。計窮走福建。投誠。餘黨漸次勦滅。忽竝徵七年通賦。公歎曰。六載兵戈。民氣非二十年不能復。今若此。是驅之為盜也。白巡撫疏請於朝。十七年以前。通賦盡蠲。民獲蘇息。尋以外艱去。亡何丁內艱。服闋。補鳳翔府知府。先

是秦蜀初定分西安將軍兵馬之半駐防漢中春秋往來道出鳳翔民田苦踐踏不得穫公言於總督疏免之乃新張橫渠先生祠及蘇眉山喜雨亭公餘暢詠其間公是歲六十有九因念禮大夫七十致仕奈何以遲暮之年汨沒風塵中不遠愧二疏耶遂引年乞休公沈毅有謀三出守皆值大軍之後凶荒相繼而其指揮勤亂捷若影響卒能起廢興行可謂為政識本末者矣坐於明萬歷戊午二月初九日終於康熙癸酉正月初三日得年七十六公之系出宋濟陽武惠王彬之五世孫孝慶咸淳中仕至顯文閣侍制家於豫章明永樂中始祖昌之徙豐潤之咸甯里昌之生英英生安安生宗禮宗禮生思敬思敬生登瀛登瀛生士直公之祖也士直生繼祖是為公考贈中憲大夫元配常氏封恭人男子三人長釗廩貢生次鈐歲貢官內閣中書舍人俱先公卒次鎰歲貢女子六人俱為士人妻孫八人尚幼所著書子全書藏於家銘曰

三仕大府囊無餘資卓爾獨立詎肯詭隨手操兵柄制勝出奇料敵巧中電驟雷馳傷哉時命未竟厥施屢起屢蹶乃止於斯炳然者辭穹然者碑髮鬣來臨倏忽雲旌內閣中書楊君墓誌銘

君諱縉字公含號漪青別號空五姓楊氏世為諸城人元時有以翰林顯者其遠祖

也曾祖光彩。祖于埤皆有隱德。父宗儒。君其次子也。五歲患痞。忽一道士造門曰。家有患痞兒耶。吾能療之。太翁抱之出。道士摩其腹。汨汨作聲。良久曰。愈矣。不受直而去。歲壬午。大清兵東下。居民逃避山海間。太翁抱之入東山中。道失君所在。鐵騎至。殺傷無數。日暮。君自巖隙出。語人曰。鐵騎未至時。兵刃之氣不堪聞。故匿去耳。年十九。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陝西安定縣知縣。安定僻在窮荒。一城如斗大。居亂山中。租賦一千七百餘耳。君至。一切舊例悉屏之。官貧訟簡。庭無敲朴。晨夕坐廳事。吏拱立左右。肅然若學舍。君故好神仙術。日與族兄水心究心黃白之事。其神情澹遠。別有所注。不可得而窺也。安定故出佳石。退食後。惟磨硯及筆洗而已。壬子科分校。得牛映奎等。皆一時知名士。邑舊無登第者。君萃諸生於別館。督課之。文教乃興。防弁驕橫。白晝殺人於市。禁之不少戢。君恚甚。移文總鎮。即日創革之。當是時。王輔臣反。關中所在郡邑多陷沒。土寇吳光大受賊剽。約降。君偵知。間道趨督撫。請兵晝夜疾馳。誤墮崖。傷兩股。道遇邢盧二生。昇入其家。別館所儲士也。閱五月。始能起。至榆林。謁觀察高君。詳申督撫。為題請蒙。溫旨復任。時光大亦敗。適丙辰六月。復還安定。父老歡迎。偏山谷。戊午。擢內閣中書。貧不能自給。僑寓故人。寄糗糧焉。甲子。丁內艱。服闋。有終焉之志。乃芒鞋竹杖。野服泛淮陽。登虎邱。探禹穴。會稽諸名勝。歸則與

石氏壺石水心及余為人外之交。時時以孝友勗其子弟。不與聞戶外事。鄉黨化之。乙亥二月。染痰疾。至七月漸劇。長君嘉譽妻王氏割股以進。君至夜豁然。平明喜曰。吾病已愈八九矣。其妻孺人語之。故君驚心慟哭。立吐之。遂不起。以九月初七日卒。得年六十。君修髯偉幹。賦性冲和。無疾言遽色。雖久在仕籍。不以富貴擾心。草堂甕牖。泊如也。子男二人。長嘉譽。次嘉謨。女子三人。皆為士人妻。乃系之銘曰。君之成名最早。而位不踰乎郎官。任一邑。不為不久。而日用頻涉於饑寒。蕭然出塵者。其素年。僅及下壽。而殫嗚呼。命也歟。不晦者。其心。歷千載。而與白雲常新者。殆其性歟。

六國論

嚴繩孫

外劫強秦之威。內惑羈旅之口。國於必爭之地。進不能自奮。而退無所求援者。韓魏是也。故縱橫互進。勢倦而遷。其君非不知其術之不可恃。而亦不得不宛轉以圖存。間嘗論之三晉之亡。非秦亡之也。齊實亡之而已。秦并天下。非秦并之也。齊實與之以并而已。夫楚亦強大之國。而吾獨為齊咎。何也。楚之去秦雖遠。然非有與國為之藩籬。非治船而下岷江。即卷甲而趨武關。為楚者。力能勝秦。則勝之。不能勝。且不得旦夕安寢。楚雖大。不能用韓魏。韓魏存。亦不足以庇楚。此固然之勢也。而齊則不然。齊四塞之國。東邊海上。三晉列峙其西。以屏蔽之。秦之不能倍韓魏。過陽晉。經亢父之險。以圖齊。蘇秦言之審矣。第一齊之力。內訓其民。外交與國。逸以自處。而勞以待人。秦兵一出。而躡三晉之墟。則我必鴈行。頓刃以援其後。秦雖暴。不能出函谷而爭中原矣。如是。則韓魏不亡。韓魏不亡。則齊可霸。而秦可弱也。不特此也。史稱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張儀給楚商於之地。楚遂絕約於齊。夫伐齊。非秦利。故穰侯一攻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秦之君臣。其慮此至熟矣。秦蓋計欲攻楚。而惡其善齊。故假為之名。以愚楚。而楚遽信之。史亦因其所以為名者而著之。而未嘗深原其意也。絕齊之後。楚則亡地。漢中。挫兵藍田。而齊無與焉。其效亦可見矣。秦於絕遠之楚。猶忌齊。

若此。况韓魏哉。秦為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陽尊齊以虛名。而陰實制之。使不得背我。而助韓魏。則唇齒之形失。而蠶食之計成。故秦之畏齊。蓋未嘗一日相忘也。齊特不知而已。齊不知此。故湣王乃逞其強力。北讎於燕。身死亡國。僅而賴田單以復有其社稷。其大勢固已去矣。彼其創殘之餘。君王后拊循之不暇。絀綢繆牖戶。猶足以自保疆土。國中不被兵者四十餘年。至王建之世。五國既滅。后勝受秦間金。然後亡。異哉。秦之并齊。蓋至此。猶必用間。固非其力之所可取。而威之所可劫也。明矣。當夫王建之欲降也。即墨大夫進曰。今三晉之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郟大夫不便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三歎於王建之不能用其言。而以為齊之當此。雖出孤注之計。猶足與秦決一日之勝。不則銜璧咸陽之庭。求為匹夫。豈可復得。固不旋踵而決矣。國之將亡也。以君父令其臣民。率其子弟。而不能作其氣。及乎既喪。莫不痛心切齒。思得吾君之誓。而甘心焉。自古及今。往往然也。况加以無罪之晉楚。而驅之以虎狼之秦。申之以天下之大義。而發之以亡國之憤。變其懷貳不齊之縱約。而臨之以獨制之齊。奮其有進無退之窮兵。而當之以已驕之羸政。勝負之數。存亡之理。庸有不可得而量者矣。且

夫王建之降。距秦之滅十餘年耳。漢高之所與定天下。與項氏之所以幾得之者。一時所用。非即晉楚之豪傑。所謂不便秦者乎。彼用之而興。此不用而亡。即其君豈盡不知之。然有所必至者。方張之氣。與積衰之勢異也。夫有衆一旅。可以復國。會稽之恥。卒用沼吳。齊必其勢窮計極。而後以身繼之。不猶愈於松耶柏耶。為天下笑哉。然齊之亡。在不助韓魏。已定之矣。後之論者。不深咎及此。而徒以六國賂秦。一例而共病之。不已過乎。

含譽堂集序

少日見里閭操觚之士。徒務揣摩家言。於風雅之事。若越人之視章甫。無所用之。迨其後。吾黨數子者出。始稍稍復理其業。使不至於終廢。時則吾友陳子朝嗜。起名家。弱冠登壇。藻思穎發。方是之時。出則聯袂。居則接席。或江山風日之美。引人勝地。或晦冥冥闕。撫今懷舊。哀時感物。朗詠微吟。無適而不為詩。及一篇之成。相與激賞。其高華而撻挾其瑕。穎酒酣耳熱。嘯呼淋漓。尺短寸長。得失亦共喻之。故凡論次朝嗜之詩。能道其夙昔甘苦之致者。宜今日莫余若也。雖然朝嗜之詩。思干雲霞。詞潤金石。近而即之。雍容閑雅。如揖長卿車騎。此少所蘊蓄然也。及中歲飢驅。頗分塗轍。意忽忽不自得。則有時青鞋布襪。擔簦而走千里。先後涉汝洛。浮江湘。客京師。出居庸。

遂歷榆林。循保安開平諸塞。抵雲中而後返。所至覽天地之設險。究人事之始終。飲馬長城。醜酒賦詩。故其言益氣沈而力博。鱗角浩瀚。鏡刻萬物。若少陵之去秦州。燕公之謫嶺表。真有得於山川之助者。然後有是。未幾。跡倦情遷。雖相率言歸。無復昔年徵逐之樂。至於錦囊所得。蓋有不盡探者。夫以少而同嬉。長而同學。老而同病。如余者。知之猶有所未悉。而况悠悠之論哉。此間傳之難。士之所以歎也。嗟乎。詩文深淺。致有萬殊。顧所得誠何如耳。傳與不傳。後世將任其責。而我何預焉。白公嘗多置其集於諸佛寺。以備磨滅。即不如是。其詩亦與日月俱存。又何待漢水之碑。始傳叔子哉。會屬余序。久而不克成。昨乃僅一相見於卧內。蓋吾兩人之病甚矣。顧惟冀遊斯事。長已。方當與朝。皆掃除積習。知不以吾言為河漢也。

王西樵阮亭西山詩序

今京師百執事。朝入公府。按簿領。退從車騎。挾刺而馳。九遠朔風揚沙。或不辨馬色。走謁就畢。繼以觴譙。其或花時。悵其郊外。奔走闐溢。日靡鳥次。則賓主俱起。望塵而歸舍。是雖有他勝。不暇及焉。西山距都城三十里。浸以玉泉界。以渾河。偃蹇連塔。而不知其所止。然而俗所傳賞。乃徒在佛寺之嚴飾。間嘗過焉。皆創自宦寺。即其墓田。覺浮圖像設。本自不殊。而刑餘之氣未洗。若夫幽泉峻峯。前人名蹟。必有出於耳目。

之所不及者。人亦漸不知之。是故得至為難。冠蓋之倫。乞休沐。戒徒御。矯語好遊。直不遠而復耳。雖然。晉康樂為永嘉守。彼甯獨無刀筆筐篋之任。而獨於山川勝賞。復奇剔隱。至為俗所驚怪。而不顧。今新城兩王先生。西樵阮亭。同時以尚書郎居京師。雖官劇曹。而其心飄然望西山而馳者數矣。會東萊宋觀察蒞裳來都門。遂相與縱觀焉。巖糧東燭。褰裳振策。猶唯恐失之。於是探索幽險。考覽遺事。既窮其致。又各記以詩。方之康樂赤石石門斤竹澗諸篇。足以頡頑千古也。夫西山之勝。敗諸閭寺。而猶幸奇蹟之不在耳目間者。庶幾待其人而後發。若夫康樂以瓊異耿介之姿。抗世孤寄。身已康瀕於危。逆其當日綢繆情好。無若惠連。而池塘之詩。僅形夢寐。不聞方駕之樂。先生則兄弟交遊。羽儀京國。雍容觴詠。篇牘互投。大雅流傳。長為盛事。以今準古。實前人之不逮也。會并為之序。因以告後之遊者覽焉。

陸雲士詞集序

天之生才。必有以盡其用。余始識陸侯雲士於京師。名士也。方挾其詩歌古文。以走四方。而取世之名作。日夕論次之。迨天子徵文學之士。於是公卿交辟。入試。大廷侯之名益大著。亡何出宰河南之郟縣。以憂去。又補吾郡之江陰。於是兩為令矣。頗疑刀筆筐篋。豈名士任。及余歸自北。則江左數郡。莫不以江陰得賢長吏。為庶幾其

民之有賴焉。夫江陰上控金焦而下介江海之間。嘗試登君山而望。荏苒蔽地。魚鱗出沒。商帆島舶。煙雲浩翰。在古為郡。為軍。為州。屹然東南一重鎮。然而官其地者。政由己出。鮮監臨控壓之制。僻在一隅。無將迎傳送之煩。且延陵春申。風流之所漸被。其君子好義而文。其小人慷慨而多感激。故擾之易亂。而撫之亦不令。而從今侯之來也。幾五六年。比嘗一再過其鄉。則百事具舉。而民之戴之也。甚至登其堂。出所論著。一如其為名士時。又廣之以見聞之博。而助之以江山之奇。蓋侯之業成矣。向使侯就試時。遽官禁近。豈不蔚然制作之選。而無以展其政治之才。畀之政事矣。使不處文章山水之鄉。方且簿書期會。因其形。逢迎督責。煩其慮。雖幸奏最。而名山之業則難。今天之於侯。乃不憚更端委曲。以盡其用。如此嗚呼。何其厚也。侯於詩文。無體不備。曾以屬余序。而曰。唯子擇所為為之。因讀侯詩餘。知武林詞學。淵源有自。且此其著作之甚小者。猶多且工。若是。是其為治之多餘力。益可知也。因書以復於侯。并質世之知侯者。

方氏健松齋記

丙辰秋。余客湖上。遂安方子渭仁。訪余吳山之巔。因讀其所為詩古文。名曰健松齋集。時方子寓錢塘。久而將歸矣。明年方子謁進。道出錫山。晤余於舟次。又明年。余至京。

師與方子共事史館計方子之歸蓋無幾而出出而遂官於朝未有遺理然觀其
意念所謂健松齋何其不少置也先是方子之先公始為小園曰勺圃甲申之變縣
被寇焚府寺廬舍殆盡勺圃故無恙既稍葺治之又植栝子松於齋前方子早歲讀
書其中乃取唐人語以名之甲寅閩變起寇再至方子移家走錢塘卽余所由與方
子相遇於湖上時也比其歸大兵駐牧環城數十里林樹盡於樵蘇圃稍廢矣然松
猶獨存方子於是俯仰家國念先人之手澤而歎其遷徙存沒之故蓋不勝泣然流
涕矣嗟乎世之興廢榮落何常之有當橫流之會高臺曲榭再過而為墟者不可勝
數也以人理言之生不百年而修短憂患雜出於其中固不如池臺林木以物之無
情猶得枝拄臃腫歷數十傳或四五傳而不毀而一旦不可復識則既有然者故當
其未廢而存自達者視之亦無預也乃若古人一時勸詠之會蘭亭梓澤百世而下
猶撫其遺文流賞不絕况乎生長歌哭之地而其人猶足以名世而垂遠者若杜陵
之四松豈非賴其人與詩以傳哉今健松之齋存於再亂之後方子既為詩古文以
述其事而同時之士又屬而和之其足以傳也必矣余惜未至其地異日訪方子非
徇松下溯京華共事之年不知此遊又在何日遂為記以俟之。

孝廉馬雲翎傳

君諱州字雲翎。姓馬氏。吾先師文肅公之孫。吾先友彥豐之子也。文肅殉國難之八年。而彥豐歿。余既哭之寢門之外。悲不能已。則欲次其遺事。綴輯以傳。以庶幾芳華傳吾彥豐者。而傳雲翎也。悲夫。馬之先桂林守源。始顯於邑。子贈侍郎希尹。是生文肅。文肅中子恩蔭生壬玉。即君父彥豐。文肅既死。申申變後。彥豐黯然神傷。以思慕尋卒。當是時。君始在抱。夫人薛持門戶。謹家。卒以不中落。然而春秋時享。藐然提三歲孤。門緒不絕。如綫未幾。君若豫章之生。居然有百尺之勢。親黨皆傳之。人始歎忠孝之必有後也。君就外傳。方課以識字。輒頗有自解。其義者。人不知其所由得也。稍長。工舉子業。即取文肅藏書。率意縱觀。已喜為詩。詩類李長吉。而多為餐霞御風之言。嘗夜漏下三十刻不寐。即得詩五十章。旦起疾書。題曰鶴上謠。蓋古小遊仙之類也。吳大司馬留村為縣令。知君才。拔以冠軍。每高會賦詩。必逮君於坐。以誇賓客。嘗曰。吾令無所得。獨得一才子於忠臣之門。至今言之輒自喜也。君自是補邑諸生。壬子舉江甯鄉試。方君以計偕詣京師。余嘗與同行。見他孝廉皆刺促功名間。而君每宿邸舍。夜引酒議論。慷慨自謂。鷄貫受書。武郡縣達於天子之廷。吾度內耳。舉問之事。廣矣。何至於旦暮之得失。君大指如此。故自初舉於鄉。與兩試禮部不第。而未嘗見喜。

温之色當在都有欲致君門下者使人微諷意君謝之作靜女吟以自寫而不敢以告人也先是漢臣黃先生以宿學為邑祭酒自與彥豐及余已為忘年交叱君之長而黃先生亦益老矣然君擇師獨見黃先生乃大服黃先生亦自以晚得高足弟子相與懼甚先生病舉其生平所著以付君君長跼受牀下及卒營其喪葬甚至先生之甥李生與君善君嘗探其疾勢且亟遽載以歸視其起居藥餌久之李竟無恙蓋君於師友之間若此可謂難矣君好陰行善嘗曰吾好生非以求福見可為而舍之於吾心有不慊焉故其於人凡饑粟而寒帛疾與藥而死給之棺下及鳥獸蟲魚歲所縱放不可勝數乃至白死獄之非其罪與活道殣之未殊死者其事至今多在人口靈巖穀菴禪師一見君憬然曰噫此吾二十年前同參某師也師臨寂自言當生此世且必在江南數百里忠臣孝子之家吾心識其言冀一遇之久矣乃今見君舉止情性昏類君亦忽忽不自以為非也後卒依穀菴禪師於邑之柏城菴得領悟及病一夕索筆書曰刀斫虛空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十里楊柳遂卒年三十與彥豐同君一子曰宏璧聯璧有集曰未學草蝶園詩。

論曰君生於高門盛才氣稍自驕蹇舉足且流於薄而君能自厚之當夫運際橫流忠貞隕謝後賢承遺範世載其德此宜為造物者所甚厚而兩世天其天年天道無

經常與善人。其又何薄於此。夫以君之為善。若日不暇給。斯亦或有其由來。若使瞿曇之說不爽。去來之言有徵。則宜其冥羣有儵然於生死之迹矣。

傅浣嵐文集序

徐欽

予少壯時。從綿津山人商邱宋公游。時公方以長楊侍從之選。出佐黃州。入補京朝官。聲望最著。私自念當世人才。求其言論丰采可愛敬足。兼文武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流。舍宋公誠不見第二賢也。乃忽忽二十年。予從禁近左遷。衰遲頽放。芒履布袍。衝炎下瀨。一日遇汀郡太守浣嵐傅先生。與之談論風雅。志壯氣銳。儼然一家公也。因得其家世。則為前輩大司空少保公子冢宰惺涵公孫。人地固與公等。而耽精詩歌。伧伧孜孜。其才力好尚。又不異於公。因竊嘆天下非常俊偉之士。當吾世而得見二人焉。不可謂非厚幸矣。浣嵐遂出其諸藁。屬余論次。凡詩古文樂府。幾三萬餘言。慷慨奔放。雄渾環瑋。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奔軼。江湖之洶湧。煙雲變幻。莫可端倪。蓋浣嵐承奕世家學。淵源有自。版官中外。久歷年所。由魯山起家。陟邛崃。九折之阪。出遼左。入為秋官尚書郎。舉才能第一。遂膺大府。一麾五馬。臨九龍翠華之勝。銳意興除。前後所作。皆從政事之餘。發為文章。宜其有金聲玉色。如麒麟之吐光華。鳳凰之中律呂。彬彬乎。郁郁乎。為盛世之音也。已猶記三年前。予游豫章。宋公正開府西江。執手手曰。僕以門廕通籍在前代。不過為尚寶司丞。或至郡僚止矣。今膺特簡。擁節旄。敢不砥礪以副。

主上特達之知予聽其言若有諫抑退讓不違者嗟乎吾國家以科目取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固不乏人而比年以來士風不振奔走富貴行盡如馳如歸震川先生所云日夜孜孜惟恐囊索之不厚連轉之不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岸然肆其恣睢之心而莫敢問則仕路之在當日已然可不歎哉雖然人亦視其自重何如耳如宋公之在今日又以大中丞移鎮吾吳吳民愛之比於夏忠靖周文襄二公猶不廢登臨嘯詠詩酒之樂以浣嵐之文章政事安知異日之不為宋公也余因序其集而弁誌斯語於簡端。

遊鼓山記

鼓山在福州府東南三十里屹立海濱郭璞遷城記云左旗右鼓全閩二絕以其形類鼓得名萃律巍大能藏蛟龍興雲雨天朗氣清登其巔大小琉球隱隱望見閩中之巨鎮也辛未六月六日庚申余與陳孝廉紫巖監處士公漪約同遊夜雨翼日辛酉晚起紫巖已覓肩輿候門矣余亟盥洗早飯偕出東門雲蓬蓬起漲滿川谷行數里遇公漪策蹇在前遙望鼓山翠嶂插天二十里至下解傘雨乍晴從者衣服沾濕小沙彌出遙供伊蒲饌食訖易竹兜行過東際橋澗水潺潺里許上乘雲嶺山益峻松栝

參天磴道紆折。石面鑿青山。綠樹東嶂。鵬霄八大字。隸書徑三人。五六里。至茶亭。坐
檻上望。雙江如帶。城郭參差。近伏五虎。遠瞰三山。奇險不可名狀。東即峽門。出海大
洋也。俄而白雲翕然。從足下起。遠近瀰漫。置身雲海中。須臾大雨傾注。聽松濤聲與
澗泉聲相亂。心寒股栗。雨稍止。又度一嶺。聞鵲聲。嶺上刻高山仰止四大字。益奇
偉。轉折幾數十百級。至湧泉寺山門。雨復大至。坐良久。過羅漢橋。躡級上天王殿。寺
僧肅客入白雲堂。整衣登大殿。禮佛。折而西。進方丈。謁為霖和尚。鬚髮如霜。依然深
山一古衲也。茶話畢。出遊寺中。藏經閣。觀石堦中所貯舍利。粥鼓沉沉。梵衆約三百
餘人。是夜宿白雲堂。雷雨八日。壬戌。著屐戴笠。出寺門。即聞瀑布聲。如鼓洪濤。折而
左。從石磴下數十級。為靈源洞。大書喝水巖三字。於左。得一石梁橫絕澗。所謂蹠蹠
橋也。時澗水從山巔落下。怒濤噴激。轟隱若雷。有傾倒三峽之勢。十步外飛珠濺沫。
浸濕衣袂。毛骨皆悚。水由石橋流萬壑中。如白龍天矯。奔注瞬息殊態。坐觀良久。心
神稍定。方能仰視石壁。見宋元人鐫刻。雖苔侵鮮剝。而遒勁蒼古。竊以老藤虬幹。紛
拏叢密。洗疑藏蚪。伏蟠蟠結不去。稍東從山缺處。遠瞰江流。風帆煙樹。歷歷在目。更
循石門盤旋而上。危如棧道。間不容趾。數折至水雲亭故址。突然一邱。方可丈許。延
攬益曠。徘徊久之。欲登乃削峯。觀朱晦菴所書天風海濤處。以山水衝激。無路攀躋。

遂振策歸寺。九日癸亥。天漸開朗。再遊。喝水巖。過昨日所觀瀑布。勢稍緩。尋源至洞口。猶暗萬斛珍珠。噴薄如故。憩湧泉亭。雲氣空濛。若斷若聯。如蒙敗絮。倏而白雲彌布。微露遠山翠黛一痕。又似修蛾橫抹。相對叫絕。公漪搗茶。鑄酒具。命童子挈榼。至余偕紫巖。拾松子。汲龍頭泉。烹武彝茶。小啜。兩腋風生。更滌器。坐蒲團。細酌。襟懷酣適。竟欲忘歸。適僧厨亦攜飯至。食畢。茶與紫巖道遠。橋上聞公漪在十仞下絕壑中。呼嘯與泉聲相應。余卽扶杖撥蒙茸。由石磴蜿蜒而下。水深沒脛。洗足涉亂流。以濟仰盼巖壁如龍象獅子。吞逐搏噬。注視久。公漪已宴坐國師巖。余趨至巖。廣尋丈。內列石床一。巖外經橋下所受諸水。從灌莽中流去。似潛蛟數十。騰躍咫尺。寒氣逼人。不能久立。遂循磴而上。復浮數大白雲。氣漸收。曦光微露。巖際飛瀑。益覺晶瑩。薄暮方還。時堂中正點佛燈。忽有白雲一片飛至。僕輩疑為瘴氣。然實非也。十日甲子。與夫已至。飯後別為霖和尚。出山門。由松逕行五六里。尋舍利窟。卽吸江蘭若也。精廬數楹。古梅虬松。森列左右。階砌秋海棠。與珍珠蘭相間。盛開。色香無比。僧導余輩至一小閣。竹床。棊几。明淨幽潔。開窗倚檻。看大小洋船。出沒煙際。皆從海上來也。余戀戀不忍去。與從刺促行。由茶園步觀化亭。回望香鑪鉢盂諸峯。拱立若相送狀。飛泉數十道。亦從山上逐客奔流。至下解方止。再坐東際橋。又飲數杯。與山靈言別。是遊

也。凡四日。聞鼓山之奇。以高勝。登鼓山者。須於晴空。景明。萬象呈露。方可曠望東溟。一觀滄海日出。山自建邵來者。至水西旗山止。自汀泉來者。至水南方山。至若夫延建汀邵之溪。合流至洪塘。分為二江。由閩安鎮出海。東南彌望。浩蕩不可極。是皆鼓山一覽之所能盡也。余遊值連雨。未能躋其巔。然靈源洞為鼓山第一幽勝處。五代時開山僧神宴居此。相傳晏安禪澗竇中。厥水聲喧嘈。喝之使去。澗道遂枯。王敬美惜之。謂安得復喝之來。余是遊。正當水溢。奔流飛瀑。不減廬山棲賢康王谷。所得又最奇也。至山之頂。尚有鳳池白雲洞諸處。以雨阻。俱未及遊。紫巖名定國公。漪名。速皆閩人。余得詩凡二十四首。兩君皆有屬和。并書此以紀來遊之歲月。

濟甯河署老槐記

凡物之支離臃腫。岫強盤鬱。負其兀冪。自匿於窮崖絕谷。人煙斷絕之地。即間有產於通都大邑者。人見之。以為怪物。去之。惟恐不速。嗚呼。然則物之支離臃腫。岫強盤鬱者。不求人識。人固未嘗識也。安望名人賢士。日夕摩挲盤桓。吟嘯共賞其輪囷離奇者哉。今濟甯郡丞公署內。存老槐一株。乃數百年物。按志。河署基址。舊曰宗聖館。為曾子祠堂。明初方正學先生。因父守濟甯。庭趨之日。讀書於此。後人創為正學書院。至今殘碑屹然。宏治間。始改為運河丞公解。移祀曾子於城之西南樓。幾二百年。

矣。老槐巍然獨存。歲己酉秋九月。余赴古亭。王君之招來署中。同事者為任城鄭惠人。孝廉暨姚江何子英。公楚江葉子夢蘭。李于鶴。朝夕吟眺。槐側。王君亦於公餘之暇。徘徊俯仰。不忍去。鄭君為五言古詩。以紀其勝。余與何子李于。咸厲如馬。滄桑以後。舉凡高臺曲池。無不化為榛莽。卽有良材美質。亦盡斲為輪輻舟楫之用。卽余三四人者。天各一方。偶然聚首。他時風絮雨萍。正復不可逆料。今乃獨得此槐於劫消灰滅之餘。為之品題瞻顧。益追憶數百年之賢人君子。一一見之於詠歌。且有好賢樂善。能詩工文。如王君者。使余輩得從而觴詠竟日焉。豈非一時盛事哉。王君又云。署中故有三檜堂。其額猶在。檜則不復存。詢之老史云。為前郡丞某君所伐。而此槐獨以支離臃腫。崛強盤鬱。故得無恙。豈非以不材終其天年者耶。然則此槐既無窮佳絕谷之歎。而又有賢大夫高人韻士之所賞識。千百年後。猶得指為曾氏之槐。與孔氏之檜。端木氏之楹。並垂不朽。余於是益歎物之有幸。而不幸。而賢者之流澤遠矣。

松風書屋記

康熙乙丑。余請假里居。修築城西老屋二十餘間。以安室孳。為子娶婦於其中。丙寅遷署。未而月。遽罷官。以歸。始於堂之左。掃除一室。為讀書之所。庭廣袤不越二弓。瑩石

時雜花數本。又從山間移栴松一株。植之庭中。時遇微風。有謾謾然出諸簷際者。余顧而樂之。遂頽之曰。松風書屋。客曰。風固天地間至虛而不留之物也。當夫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凡山林廣漠之野。市井闐闐之區。無不受其震蕩。搖撼。微獨一草一木。然也。及乎飄風已過。衆竅為虛。寂然無聲。惟聞天籟。是過而不留者。惟風而欲繫之以尋尺之松。不亦夸而誕乎。余曰。否否。凡天地間之可留者。皆不能留也。今夫高官厚祿。良田美宅。與美人玩好之具。皆世間栴栴媒利之徒。所朝夕奔競。求其必得者也。既得矣。惟恐其偶失而不留者也。然或數年。或數十年。吾見夫鳴鐘列鼎之家。高臺曲池之處。化為冷烟宿莽。存於樵牧。未必其久留焉已。今余以不尋尺之松。植乎庭際。幅巾布袍。從容偃息。時從枕上聽謾謾然若金石之聲。與歌嘯相應和者。使窮年累月。終吾之身。無不留焉。較諸栴栴媒利之徒。無患得患失之懼。而有賞心悅耳之娛。其所獲為已多矣。至於羅雀之門。設或有以餘熱惱寒友者。請以松風洗吾耳。作松風書屋記。

鄭確菴孝廉傳

公鄭氏諱與僞字惠人。號確菴。又號荷澤。山東濟甯州人也。鄭出萊陽為著姓。宋時避金人亂。徙家楚之黃岡。有壽二者。於明洪武間。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永樂五年。釋籍

濟甯衛。遂為濟甯州人。壽二生友才。友才生興。興生贈戶部主事通。通生文炳。文炳生真。皆登進士。官知府。真生道立。道立生履名。履名生耕。是為公父。耕早卒。公方五歲。隨母張孺人。依外族。以居門戶中。落履名所傳負郭田。纔一頃。母悉讓仲。獨取遺書一篋。授公曰。兒讀此可飽。公遂自奮為諸生。崇禎丙子。舉於鄉。丁丑。試南宮。極言時政得失。華亭楊度子汝成。得公卷奇之。擬置第一。而主者以觸忌諱。擯勿錄。公歸益究心兵農禮樂刑政諸書。以及山川阨塞。古今成敗興廢。無不旁摭博覽。時流寇充斥。山左飢民。嘯聚十數萬人。所至破城郭。殺官吏。公以濟甯為漕艘咽喉地。倡義與城守張君世臣。李廉孟君瑄。併力殺賊。城賴以完。總河兵部尚書張公國維。上其事。朝廷方嚮用之。而李自成已陷京師矣。有賊郭陞者。將至濟州。吏議迎之。儻公草表公辭。有李姓者迫公。公曰。古止有世草降表李家。未聞有世草降表鄭家。眾色沮。事乃止。亡何賊至。公率鄉人殲之。遂徙家淮揚。當是時。江左新造。悍帥分部四鎮。國家莫能制。閣部史公可法。開府淮上。聞公名。亟奏為儀真令。而吏部以公前守濟甯功。改除揚州府推官。揚州為興平伯高傑列藩地。興平故流寇所率將弁。多驕橫不法。稍不當意。輒抽刀怒視。公裁之以法。不隨不激。在事凡七閱月。平反滯獄百六十有三。人。巡按御史何公綸。薦公以推官監江海軍。駐通州。方去廣陵才兩月。而王師南

下大江失守。公奉母之武林。總督張公存仁。經輔洪公承疇。奇其才。欲官之。皆遜謝不起。悅覽社孟城之勝。欲攜家終老。以朝廷方徵南遷者。遂歸濟上。立社教授生徒。絕口不談仕進。然性僻於游。嘗偏覽秦晉川蜀荆楚吳越諸勝。晚年奉母遂不出。公性至孝。方毅有遠識。遇事能斷。詩文簡質。取意達而止。所著有確菴稿。客途偶記。丹照集。爭光集。儉戚說。濟甯遺事。濟上名園記。秦邊紀要。蒙難偶記。諸書。卒年八十有四。自為壻誌。

論曰。余之識公。在濟甯郡丞王君署中。時公老矣。猶精悍。雙眸炯然。顧王君俗吏。無足以知公者。時余與公同坐一室。每見公盱衡前代事。眉宇間勃勃有英氣。且為余言四鎮強弱。及高傑與黃得功爭揚州甚悉。嗟乎。有才如公。未竟其用。至老且死。不克少施於世。非公之不幸。實當世之不幸也。

雪灘頭陀傳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茂倫生而長身五立。秀出人表。其父復菴公。為經生宿儒。家學淵源。確有指授。自少游於雲間陳大樽先生之門。為諸生有聲。申西之交。焚棄儒衣冠。與山海海遊之客相往來。嘆滄桑而歌離黍。幾至破其生產。然意氣甚豪。博學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夸然不屑也。嘗竊慨於唐

人之詩選者。承謫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刮。為之揚推論次。擇其真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摭摭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為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異曲同工。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為詩。每矜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恆終日不成一字。而間出片語。必雋永傾其座人。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証經史。左圖右書。丹黃錯互。必窮究根柢。不泛泛為漁獵故事。故其學殖甚富。名益大起。四方游聲揚光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棧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間有留者。常至下榻。經旬。雖甕無宿春。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所得投稿贈酬之作。悉登梨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持擇。人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鬚鬢蒼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挾摘字句。探討典故之餘。必為之追話前輩風流軼事。令人聽之。娓娓忘倦。見有舉止錯忤。勿克當意者。出其微詞冷語。中人要害。勿顧人頭面。發赤而胸中寔溫良易直。不為崖岸斬絕也。茂倫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為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詩歌。以贈茂倫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

足傳。自為遺令。囑門生勿擬私謚。親友勿作祭文。并令諸子以頭陀殮我。因更號雪灘頭陀云。頭陀年七十。長於余十有七歲。導引為忘年之交。余固以執友事之。丁卯。余既遷謫里居。每思東阡西陌。與二三老友相尋為雞豚同社之樂。故當風日晴美。或命中車。或駕扁舟。一過雪灘。訪茂倫於疏籬野水之側。恆至竟日忘返。而今已矣。嗟乎。吾邑自啟積以後。耆舊如周安期。徐介白。俞無殊。張九臨。朱長孺。暨茂倫。落落數輩。皆所謂前朝之遺老。盛世之逸民也。乃諸公既相繼淹沒。所存惟茂倫一人。今亦冥然物化。余之為是傳也。其亦有慨於風雅云亡。老成凋謝。不能不俯仰太息者也。豈止酒壚之感鄰笛之痛而已哉。

孝廉漢槎吳君墓誌銘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為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柹之為人。以跣跣使酒。至罹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繁而泣曰。生有一盧柹。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沅乎。諸貴人憐之。卒出柹於獄。而柹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槎。世為吳江人。明刑部尚書。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陽。舉庚辰進

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老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為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值我朝定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為雞壇牛耳之盟。馳騫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玉峯。兩徐公。暨諸名賢。角逐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烟。世咸以才子目之。丁酉登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竊因請室。慷慨賦詩。隨蒙

世祖章皇帝寬宥。道成靈古塏。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為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水非水。生非生。死非死之句。送吏無不嗚咽。而漢槎獨贊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靈古塏垂二十餘年。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顛連困厄也。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為誓。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

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甯古塏相連。漢槎為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

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圖。釀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為悲喜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為經師館於東閣者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咸里城聚。以為相見夢寐也。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為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眾。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駮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益痛其志之可悲也。已。余為吳氏婚。余亡妻與漢槎為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瑞調諱藻之女。子男一人。振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榘。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即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不忍辭。遂為之銘曰。

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乎。胡為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送魯司馬入守順德序

黃石麟

惟二十有二年。輯十有五國。修觀禮。羣吏上計。余府貳守東侯。魯公署最考。有詔陟守畿內之順德。以庸之。於是公仕余江。多歷年所。其在余府。則為九載成績之期。父老子弟輩。出里奔走。詣節度府乞留之。弗得。刑臺九邑之長。奉追鋒迎之。猶將單之境上。縣大夫召邦人而告之曰。王命也。義不敢留。公乃得筮日約車。出祖於郡東門之外。是日也。紳蔽衿履。屣鞞鞭弭。畢張汝水上。旄齡保攝。摩肩揮汗。聚城東觀者。以萬數。猶有連袂而拱其轅者。嗚呼。公何去我之亟也。余則扶杖而前曰。噫。嘻。公之施澤於民。乃今其久以深也。雖然。公將為政於畿內。夫豈一州一邑之治哉。吾人其待澤於下也。不崇朝而雨天下。非若泰山之雲乎。弟子進而問然。叟也。抑何以徵之。余曰。以公之力治余江者。徵之人。主分天下之民而列之守。又守其所守。而置之令。吏之於民也。莫親於令。然而令為難守者。不以其情求乎。令者。不得以其情應乎。府則令之難也。若夫佐府者之於守。亦猶令之於守也。守有所不及。不以其情求乎。佐而佐者。亦不以其情應乎。守則佐之者為難。公之仕予江也。五為令。初令南昌。居治與亂之際。既以有成。勞貳于撫。又被命署其支邑者四焉。則寇虐其除之始也。公皆有以緘其散離。而貞其賦役。能為之信其情於府。無乖迕之憂。其佐余撫也。制使軍興儲須。

之數。一以咨之。轉餉萬里之外。燕坐郡朝者不期月。及其代為守也。令與佐之不得以其情應乎府者。公悉自達之。勿使有所拘閔。然則公之為政。皆能為其難者也。矧畿內天子所自治。其大臣奉元德以導羣工。其吏民陳疾苦時。得至於外朝。公為令而能以其情應乎府。今為守而難以其情應乎令者哉。公佐府而能以其情信乎守。今為畿內守而不能以其情信乎上者哉。且四方既平。歸於王國。非若曩時。余江有徵發飛輓之難也。鉅鹿諸鄙。吏士守障烽燧不驚。但宣布詔令。令民知德意已矣。公昔者不憚其難。而今忍怠其所易乎哉。異日治郡署最考。璽書召入。謂公宜遠相朕。則其待澤於下者。必與天下安之。予父老子弟何患焉。邦人聞斯言也。皆曰善。請以汝水之一勺酌君。於是公乃叱馭而前矣。

嘉興府志序

吳源起

古者列國皆有史。各載其山川封域之所自。建國受姓之所由。以及賦役之煩簡。風俗之醇漓。靡不畢紀。三代以上。遠而不可考也。史記以世家紀傳明其等。而天官河渠平準貨殖諸書。悉取郡國所上。以昭一代之鉅典。孟堅十志。倣而行之。蓋漢時計吏先上太史。其副白丞相。故考核為獨詳。後世浸失其制。無所依憑。成一史者。則必網羅天下。考據郡邑。而參伍錯綜。始無漏失。則志之有功於史者重矣。皇上御極。十有一載。詔天下纂輯通志。先有成書者。啟惟山左。陝右餘則漸次告成。迄今未竟。然第臚列故明舊志。至於本朝定鼎。垂四十年。所謂因革損益。興教化而厚人紀者。概乎未之錄也。如是而不亟為搜輯。後有作者。不幾慮其湮滅而無據乎。太守袁若遠先生。敬脞三郡。留心文獻。泣禾之始。上籌兵食。下撫窮黎。值四方大定。退食從容。爰取前守盧公所修郡志。未竟之緒。刪繁舉要。去偽存真。續舊志以啟來茲。定為若干卷。予惟郡故有志。其宋元者不可得見。今所稱者。趙志為最優。其書據事直書。足以信今而傳後。是故觀夫戶口之登耗。則知生聚之未周。觀夫水旱之疇。則知蓄積之未備。觀夫賦役之游吏。則知國用之日絀。觀夫風俗之遞變。則知起化之尚滄。觀夫士品之純疵。則知學宮之宜厲。觀夫居官之難易。則知文法之未寬。覽斯志而

職司郡邑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正己率屬而鄉之士大夫士庶亦罔不靡然向風。如文翁之化蜀。常表之易闕。卓然為天下稱首。斯則重修郡志之意。而數千百年之後。如見我侯之振衰而濟弱也。不然而徒取前志。裒摭元載家世。其孝弟不必見稱於族黨。其節行不必表著於鄉曲。緣飾勸美。以為成書。又豈我侯之意。而亦豈異日史官徵信於是。以昭一代之鉅典者哉。

米真雅集題名記

董漢策

轍者得志於天下。則聚天下之人才於有用之地。其未得志也。則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故一出。一入。皆足重乎天下。夫今天下猶古也。古之天下。欲治水。火。有禹益。欲飭邦政。有旦奭。欲修軍令。有管樂。欲縱遊說。有儀秦。軫緩。欲理藝文。有劉班。欲選撫牧。有韓范。然而山林巖壑之間。抱奇隱淪之士。棲情山谷。未盡見用者。代有其人。或鬱塞磊落。浸淫入二氏。則黃冠榭衣。高自標榜。甚至學為懶殘。塊然放廢者不少。惟天下人才多。故未必盡用。即用或不足盡其才。其人復不肯小用。以是坐埋抑以老。未嘗棄世。而世主棄之。其下又無人教且養焉。使學聖賢之道。遂放言異服。終不見用。惜哉。在古已然。何況今日。且士之稱為見用於世者。不過乘堅策肥。毳衣肉食。秉權御威。薰灼中外而已矣。得則以誇於人。不得則搖尾而乞憐。此所謂倖遇也。非所謂見用也。所謂見用者。器稱其任。官衡其材。道同則合。不同則去。故非其人。則不能用我。是其人。我復能用世。一屈一伸。與時推遷。龍蟄豹變。莫知其端。藏機無用。大用出焉。嗟乎。吾未見其人也。時值己午歲交。吾鄉同人有米真雅集之訂。率皆一時耆英。凡半載一集。每集擇勝地。講道習禮。或賦詩論文。恣意所適。與集者。詳註半載以來。心行課程。而質當否。時撫古今事。辨得失。既竣。各雅歌投壺。引觴酌月而散。

司集者題名其處。閒居學道之暇。各治一家。如禮樂天官形勝之屬。或習一藝。如琴書射算之屬。凡題名。兼注所治及所習。考進退也。於斯時也。流矚山水。俯仰天地。察飛潛之優游。極風雲之變態。方且膏沐孔孟。塵土金張。古今一息。滄溟一粟。豈復計世將用我。我將用世哉。然而懷苦節者。必能建大功。遺榮利者。必能守道。義豫教養者。必能布聖賢。今使朝馬夕馬。幾數十年於茲。不少衰。則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任藝文。豈必不如劉班。任撫牧。豈必不如韓范。若管樂儀秦。軫綏儒者。固不肩道矣。使治水火飭邦政。雖不敢望禹益。旦爽。豈盡出其下哉。今夫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又但見己用之用。為可貴。而不知未用之用。不可量也。然則斯集也。正所謂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者也。昔者文中子設教河汾。一時魁奇之士。如房杜李魏。皆出其門。宋胡文定公倡鄉學。立治事齋。游其門者。歷官多治績。之二子者。善為天下養士於無用之地。明人倫。豫聖功能。使國家陰食其報。而人莫知。韓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以為。二子之功。亦不在契下也。當今既有可養之人才。何患無善養人才之二子。與斯集者。喜可知矣。學聖賢。則可以用。可以不用。不學聖賢。則不可用。并不可不用。學聖賢。則散在四方。亦聚不學聖賢。則聚在朝廷。亦散。與斯集者。又懼可知矣。是為記。

清澗招逃贖地議

章永祚

延安天下極邊處也。清澗居其東北。重巖複嶺。蔽日干霄。其民穴處而山耕。其地畝以尋計。每畝約三畝。價直高者五六錢。少者一二錢。每畝納糧銀不及二分。畝無吟畔。依巖嶺曲折高下。為廣狹無水泉之利。一聽命於天。夏收二麥。秋收粟糜豆蕎之屬。冬春少雪。則薄夏無連雨。則枯秋不晴。暖則不實。霜先八月而隕。則終不能至於熟。大約一歲豐收。可足數年之食。然數年不收者。亦其恆也。歲或不登。民輒去其鄉。逃至他處。於是有招逃與差之一議。為祖父之地畝。既逃在外。則他人得而耕種。又或轉典轉售。久而來歸。於是有回贖原業之一議。為是二議者。似皆安集流亡之善策。而不知其有大不可者。蓋其人既因荒而逃。則其地畝亦因逃而荒。由是附近里甲之民。費牛種。勤力作。頂承原逃丁糧。上納有司。曩之官斯土者。祇知招逃為美名。不知逃戶招回。轉與頂充。逃糧之人。爭訟不已。有以頂丁糧告者。且曰。汝已食地畝數年之餘利矣。試問數年中。果盡雨暘時若。而享其利乎。極其弊之所至。清之民勢必遇荒即逃。既逃之地畝。人皆畏而不敢耕。是縱之使逃也。縱之使逃。曷若使既逃之地畝。不至於荒。苟強力耕完公之人。拱手而還。諸不力耕不完公之人。亦何樂而為此。以愚之見。不事招逃。而民久之自不逃也。以逃則其地即轉屬之他人而已。

不得爭也。此不招之招，所以勝於招也。回贖原業，以其人在逃既久，祖父之業轉
典轉售，不可徒手而得，則依其所典所售之價贖之自耕。此似與招逃與差遷教原
地之說有間，而不知亦非也。蓋其人在逃既久，彼處久已成家，其於故土，老者或僅
識邱壟依稀，少者已全昧尋畝故迹，其中實在自行回贖者，百不得一也。其亟亟於
訟官求贖者，不過附近之富豪，欲使已業志不獲遂，於是查底冊故名訪在逃之子
孫，陰餌以利，陽訟於官。曩之官斯土者，不能破串通之說，謀概許其回贖，由是或言
勝朝他徙，或言國初在逃，皆得於數十百年之後，執回贖之說以相假擾。迨既經
回贖，在逃之子孫，不過攫價外之金而去，而平民之美業，吞於富豪者，比比而是也。此
回贖之萬萬不可行也。凡此者，愚非敢拂民之欲也，誠灼見夫逃之不必招，原業之
必不可贖，嚴以絕其端，明以杜其詐，下以便民，上不至虧軍國之用，去害而就利，似
無有善於此者。况定例開荒三年，免其上納錢糧，五年以外，不準回贖，清邑之逃民，
數年不納糧，而業反歸原主乎？數十百年之外，而仍令回贖乎？此蔑王章而撓成憲
也，亦甚矣。愚滋清甫三月前，此連遭荒歉，今歲幸大豐，斗米值四十錢，招逃回贖，紛
紛籲訴以嘗我，因細察民情，權其利害之輕重，發憤一切禁之，始亦議論囂然，久之
而寢，久之帖然，以朕然而是一說者，惟力耕完公，重去其鄉之良民，利之姦民，倚逃

逞智不利也。富豪冒逃吞產不利也。胥吏訟庭闕寂少承行聽讞之費不利也。自非見之明守之確鮮不為其所動搖焉矣。故初為是議俾後之官斯土者采焉。

明室封建論

後之儒者以為不井田不封建終不可以幾三代之治。吾未敢然其說也。蓋封建者古先聖王以為天下不可獨理自畿甸而外胥以與公侯伯子男使分治其國若主伯之率亞旅疆以然。然其後弑奪紛起不能禁也。迨罷侯置守嗣後所謂封建者不過既有天下以此私其支庶之屬連城跨郡食稅衣租而已。揆諸聖人公天下之心曷有當焉。猶慮逆節萌生多方以極其防閑之術。若防太過不幸有變使骨肉屠於凶人之手未有如明之失者也。太祖大封諸王成祖即以諸王奪天下於其姪既以遂吳導淮南之謀因彷彿梁齊典載之意棄大甯徙南昌分高煦於樂陵易制之地蓋彼既以削奪起釁故不能復為削奪計耳。子孫因之猜忌彌甚舉凡國家兵農刑政諸王禁不得與泛泛乎若羈旅之寄食其土而無所事事也。所遣繡衣直指反得相制惴惴焉懼惟不測之禍故賢者習詩文字盡下同於騷人墨客之所為。否則縱於酒色以速之夭其無聊亦甚矣。廢後國命將移流寇肆毒囊之諸王襲封者不得捍禦之柄出私財勉力三抗逆鋒者僅一汴梁而已。其他平居養養於富貴逸樂至

此道醜殺戮者殆不可勝計也。且夫天下之變嘗出於意料所不及防。彼其初豈不以諸王之終為其子孫憂。而不知翦其爪牙。適足以為凶人之餌。則防閑太過也。唐肅宗初。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以元子略朔方。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効忠興復。祿山拊膺曰。吾不得天下矣。後瑄遭讒。以貶去職。事遂不行。論者惜之。向使明室當寇患擾攘之秋。仿瑄議。令諸王分鎮討賊。各捍其土。各就其功。賊雖多不足平也。乃方其太平無事之時。既不能廢親並建。以收夾輔之勳。及夫變故之來。仍復束縛之。不得以兵柄自救其軀命。是其心甯以祖宗所授之天下。拱手奉之他人。而反恐諸藩之乘勢而起也。獨不思太宗或隕。本支繼興。不猶愈於他人之得之乎。吾故曰。未有如明之失者也。嗚呼。郡縣之勢成。古先聖王封建之典。斷不能復矣。而支庶之列爵。又終不可廢。吾以為太平無事。宜擇其賢者。以參岳牧之選。及其變也。則假之兵柄。以收捍衛之功。慎毋若明室之所為哉。

靖難論

三代既遠。遂至桀滿千餘年。王道莫之行也。幸有一仁心為質之君。又有正誼明道之佐。相與優游而漸摩之。天下且殷殷企望。以為太平庶幾立致。乃志伊周者。更張無漸。而好為其紛。明申韓者。復雜出乎其間。犯天下之大難。而無以善其後。則太平

之治。究至於無成而敗亡之禍。反不旋踵。明懿文太子薨。建文帝以嫡孫承統。諸王皆叔父行。驕蹇自尊。大燕尤跋扈。君臣憚之。當是時。方孝孺以王佐才得其君。日夜講求周禮。周官黜陟休明之具。乃帝復信邢說。用漢削七國之謀。因使燕得挾之以為名。而靖難師起。轉戰數年。南都破。帝遜於荒。忠義之士誅夷無噍類。抑何其能發而不能收歟。吾以為志王道則王道而已。雜以申韓之術。奚為也哉。既雜以申韓矣。猶不忍負殺叔父名。以無害於仁義。此婦人之仁耳。宜其禍之及也。且帝將欲圖王耶。則當宏唐虞親睦九族之恩。隆成周行葦既醉之誼。外正君臣之體。內篤猶子之情。使諸父嫌隙潛消。上焉者也。如其逆節已萌。則是高皇帝不肖之子。仗大義以滅之。破斧缺斨。豈遂害於王道哉。若夫吳楚七國之變。漢終以不搖者。何也。漢都關中。有建瓴屋上之勢。而又委梁以為之蔽也。今吾偏安江左。西北中原皆其黨同之藩。封然自燕而外。尚懼朝廷也。豈獨諸王燕亦懼之。觀其初上書。猶惴惴也。莫若專伺燕隙。下嚴詔削奪。置諸王不問。彼雖有雄傑過人之才。區區北平一隅。安能當天下之全力哉。吾豫令大甯制其後。齊魯梁趙環截其前。深溝高壘以困之。不出一年。可購頭而懸闕下。奈何一概及之。以堅其合縱之心。又汲汲馬命將出師。以與彼之所長角。則計之左也。能齊黃用齊黃。迨狃於東昌齊眉山之勝。益以燕為不足慮。其君

若臣方且撮拾三代之遺文。改官制。易郡名。減租賜復。為一切休息之治。不已踈乎。其取禍既。不亦宜乎。嗚呼。秦漢至今。王道絕矣。君如建文。臣如孝孺。庶幾復行之機也。乃輕發禍端。卒蹈覆滅。遂至欲為王道而不能。純欲為申韓而亦不能。遂悲夫。

蘇松財賦

天下有數百年積重之勢。一旦欲從而返之。則必於利之所入。痛有所損。而後可為也。雖然。今之世。以財賦為亟亟矣。有以損上益下之說。進不斥之為迂。則詭之為詭。而不知正非迂且誕也。不如是。則數百年積重之勢。不能卒返。而其事終無由集團。家任土作貢。按則起科。大約南則賦重役輕。北則賦輕役重。而未有若蘇松數郡之甚焉者。夫蘇松數郡之賦。何為若是之重也。助於賈似道之公田。繼以為張士誠嬰城固守。明太祖遂按私家租入之數。準為國課。建文嗣統。曾一釐正汰除之。靖難後。反以擅更祖制為辭。其額遂迄於不變。又其所置州縣。大者額至二三十萬兩。小者亦不下十餘萬兩。其他漕項諸賦。稱是冊籍如山。新舊欠楮。比鱗次。雖有智勇之才。不能展催科之術。無惑也。曩者興奏銷之獄。欠毫釐以上。輒罪之。然亦不能禁焉者。何哉。愚嘗詢之土人。上田自納糧外。尚有贏餘。中田贏餘無幾。下田半是充賠。則是病在民也。今之功令。以十分為考成。有司一經入任。舊欠十數年。帶徵於前。本任應

徵新糧。追呼於其後。參罰疊加。往往席未及暖。而篆已非己有矣。則是病在官也。於是不得已。更十數年。大沛殊恩。舉所為舊欠者而赦。蠲之。乃蠲者未幾。欠者復然。如風之掃箒。旋掃旋盈。官民之病。從何而多乎。且夫蘇松數郡之困於催呼也。已數百年於茲矣。明時尚以七分為考成。今之困於十分之考成也。又五六年於茲矣。土之毛不足。以供土之賦。生於斯者。竭蹶赴之。而不給。官於斯者。視為畏途。而無能解於蠲削之加。身家之盤累。然則彼反其所為。而善為之區畫。究非損上益下之說。其何以哉。且夫損上益下之說。非徒損焉而已。去重徵之虛名。收輕賦之實利。易十數年蠲赦之殊恩。為千萬世不刊之令典。遠之則奸相之流毒自此而甦。近之則英君之過舉自此而正。書之史冊。以為美談。策孰長於此。故愚以為蘇松數郡額賦宜重。加丈量。按其疆圉。酌上中下之則。以蠲去十分之三為率。又當嚴飭官吏。毋患權富而不及於細民。違者重加之罰。若猶苦於催科之難辦也。則莫若多設州縣。其州縣所隸。俱以十萬兩以下為率。如是而仍積欠累累。不清者。愚未之信也。嗟夫。持此說於今日。迂誕之名。誠何所復逃。况錢糧既豁其十分之三。而分設州縣。城池解宇。俸工之費。天勢所不能免。其為迂誕也。益甚。然而通今茲每年之賦入而計之。孰得孰失。孰利孰病。固有不容辨而較然者矣。

恤兵

今之兵之所以不振者非弱也貧也國家兵久遠過前代八旗禁旅拱衛京師分防要害綠旗則統於提鎮督撫戡下武弁自千把總而上

天子皆親較其騎射知其材之足任而後遣之其訓練有方者優增其秩言兵於今日固已強矣乃無征伐之苦而若受鋒刃無更番之勞反戚戚嗟嗟不安於室無庚癸之呼營枵腹以供役兵之貧一至此可不求其故也哉今之八旗兵丁糧餉與綠旗異等宜若不至於貧也者乃庫債日積窮愁無聊或曰護蹕數出或曰亦其浮靡不節使然愚不暇深論請以各省戡下者言之大約兵之所以貧者其故有三一則官使之貧也各營缺出召募承充戰糧陋規若干守糧陋規若干然後得之新募之人勢不能盡給則入伍後按季扣除往往有為兵踰年而分銀粒米不入己者矣一則債主使之貧也凡應募入伍者既苦於陋規之扣除於是俯仰無資不得不將糧餉豫當於人計子母之利而甘稱貸之息亦其情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是官扣未幾而債主之扣隨之兵安得不困一則捐派之費使之貧也盔甲堅纒旌幟鮮明所以壯軍容也然堅纒者閱十數年而敝矣鮮明者不及數年而敝矣此等皆朝廷經費之必不可已者近則概認為公捐夫此公捐者官捐之乎抑仍兵捐之乎兵捐之

而以一派一。抑不肖之官弁。假公捐之名。而以一派十平。愚不得而知也。然猶曰。間數歲而一遇者也。若夫上官之生辰令節。輜軒之。程餽贖一絲一粟。皆於監放糧餉。後按數而私扣之於弁目。嗟乎。兵之所得幾何。如是之朘之削之。公私交迫之。又安得而不貧哉。夫人之不樂於為民。而甘於為兵者。必其慄悍性成。重之以飢寒。所不得已。迫而應募者也。以為貧之故而為兵。及為兵而其貧轉甚。於是小則鼠竊狗偷。大之則糾幫劫掠。而禦盜者反以為盜也。又其甚者。鼓噪而起。暫官搶市。逞其猖狂之氣。而莫之能禦。前此之湖北。近日之湖南。其明徵已。由是言之。兵顧可使之貧歟。且愚觀古之名將。有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者。有天子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士。過輒令裁取為用。全無入家者。乃古之為將者。出私財以得士心。今之為將者。反漁獵公帑。以招眾怨。其為人之賢不肖。何如此之相遠耶。愚請嗣後有得應募。陋規者。卽照侵欺錢糧律。計贓定罪。凡盛甲旗幟之類。皆取給於大司農之度支。一切公捐私派。盡行除去。犯者嚴懲之。則兵庶乎不至於貧而不振也。不然。聚數百萬慄悍之徒。授之以殺人之器。令其不自聊賴。變之所乘。不可不慮也。

江北均丁說

盛楓

經國之大計曰財賦。財賦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也。人知盡地利之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催科之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為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夫農夫既為高賦所役。終年胼胝。寒暑晝夜不得息。收數斛之穀。高資坐而分其十五。不以為怪。而後天下之利權皆歸於富民。今田稅而外。舉一縣之丁課徵什一於富民。寬然而有餘。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質遷無定。且散於法外。以求倖免。勢必以十九之下。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止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錫以自存。又需妻子為乞丐。以償丁負。為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迫於考成。且為剝肉補創之計。鞭笞囚繫。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通賦愈多。而貧民愈困。或曰。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耶。曰。此非通論。易有言

天地盈虛。興時消息。所貴於為上者。視其盈虛。酌其多寡之數。非謂勿取於民。始為善政也。今試總一縣之田稅。按畝為科。會要之得若干。又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為籍。人賦之得若干。其丁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釐以上。農夫一畝之所獲。通豐耗而權之。富民之入。恆不下一石。即於稅外。稍為溢額。不為大病。而使貧民盡免一切之供輸。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審確古之人。何不為此。曰。晉時計丁戶。調並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無無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所入。輸調。故兩不相左。五季大亂。江淮以北。轉徙而南者。不知幾千萬戶。故江南置僑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數百里無人煙。此時患在土滿。土滿之患。惟恐惠民之為游惰。嚴其課。其賦自最。於是不得不行計丁之法。重口稅。以督其盡地力。強壯者。或占田至一頃。而尚有汙萊未闢者。乃盛開屯田。以兵為農。元魏由此法。遂致殷庶。不數十年。數之太康。戶口倍而有餘。開皇以後。生齒日增。人滿之患。甚於土滿。其弊由於富民獨居厚實。責課於舊籍之貧民。而賦益虧。鄱陽馬氏嘗言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而輸調多無田之人。乃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強兼併者一例。自哉斯言也。今鼎建以來。五十餘年。自西蜀而外。戶口皆有增無損。况在淮揚四達之都。既無尺寸之荒蕪。人不勤則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務農桑。此時貧民惟

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豪家之田不患無十五之稅而貧民丁課並不能辦當時戶調二十分之一猶且下貧不聊生至於轉徙流亡者舉息盡錙銖而利源竭也此豈可與古同日而論且泥於古者妨於今古人亦豈能置目前之時宜而遠計後世之難行乎或曰是則然矣何為江以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曰江南之丁寓於田賣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丁俱歸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為溢額於田稅者即是法耶曰善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歸於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煩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齟齬且富民之兼併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談也今欲為井田可乎欲官授田可乎既不可而慕其名是陽遵而陰違之智者不為也且田歸於民久矣三代以下無養民之權而徒有取於民之名亦既取於民矣顧不取於富而取於貧此經世者所宜熟審也